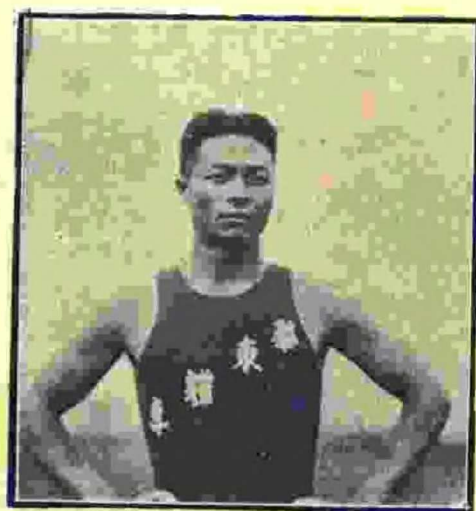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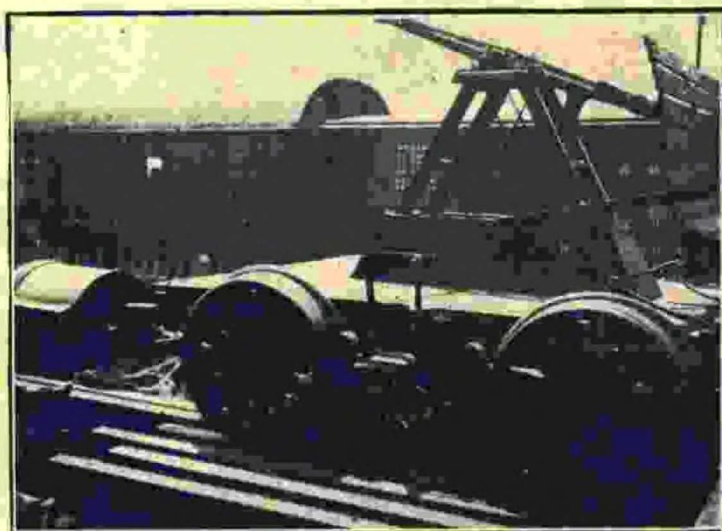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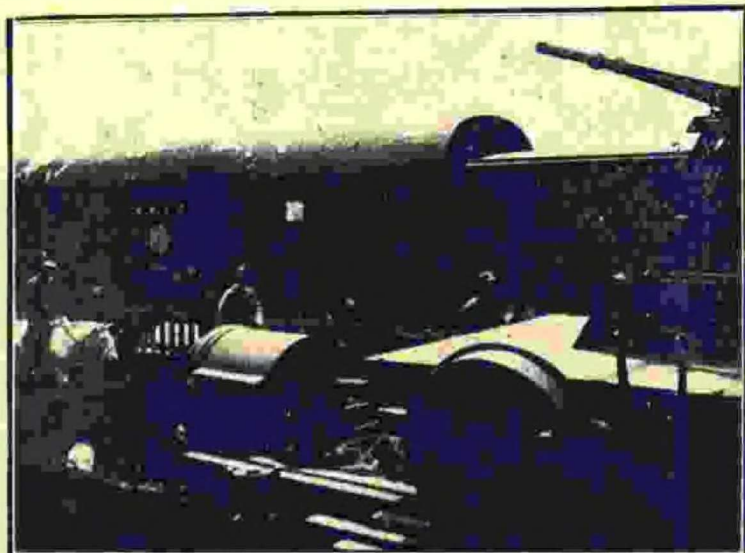
華東公開運動會



華東公開運動會於六月十三日在上海開會左方上圖爲一萬米賽跑之得勝者中立者爲第一俞成效中圖爲禪文兩女校之隊球比賽下爲唐瑛女士給獎右方爲個人分數最多之蔡意平

直魯聯軍 之鐵甲車

(王恩東君攝贈)



三圖皆為直魯
聯軍鐵甲車河
南號之照片上
圖車後乘馬者
為俄籍騎兵中
圖為車前之壓
道車後為探照
燈下圖為車上
所預備之水龍
帶後為內藏大
炮之鋼板箱

國聞週報

第三卷第二十三期目錄

時評

張吳會見與時局……………政之

東南大勢之前途……………布雷

開閣之聲……………子寬

所謂新日本主義者……………駐日記者 壽潛

德國孟阿恩廠之藝徒教育……………駐德記者 胡露

關稅會議與棉織業前途……………趙文銳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紀……………公展

藏游歷險記……………西庭譯

曲諧(續)……………二北

荏苒餘錄……………丁耘棘

評『上海三女子』……………心冷

愛國專家……………凝冰

吃飯本領……………詒蓀

國聞通信社

徵求各地民生疾苦之新聞

國聞通信社爲國人經營之唯一通信機關。平日以靈敏的手腕。進取的精神。搜集各方消息。供給全國中西各報之取求。創辦迄今。六年于茲。聲譽卓著。信用昭孚。茲鑒于年來國事蜩螗。民生疾苦。或創于兵。或困于匪。或凍暴力之相迫。或苦苛政之難除。沉溺水火。欲訴無從。用是廣爲搜求。凡此項新聞投稿。均當極力宣傳。俾憂時愛國之士。得藉此研究治理之源。區區微衷。當爲國人所共諒。如蒙投惠。請寄上海總社編輯部。自當代爲刊布。

時評

張吳會見與時局

政之

近來北方政局完全停頓。羣衆視之。注集於吳張兩大軍閥之會見。無數萬人民之生命財產。將隨二人之喜怒以判其禍福。此真中國特有之現象。時人所不勝其憤鬱者也。邇日持樂觀論者。謂吳張今後當可澈底合作。持悲觀論者。謂吳張破裂即在目前。自吾人觀察。均不皆然。蓋國家大事。非一二軍閥比。噫。勾結。所可解決。故自大者遠者言之。吳張即令澈底合作。亦不足以語於長治久安之業。藉曰能之。決非多數國民之福。吾人不應以國家運命與國民利益。仰賴於根本上缺乏國家觀念之武人。況今日吳張合作。乃環境偶爾造成之局面。於勢於理。俱不能久。澈底云者。斷無可能。然吳張本身。各有弱點。而兵隊之複雜。財政之竭蹶。雙方殆有同病。表面上雖極聲勢炫赫。實則各人皆有難言之隱。整理部屬。搜括金錢。胥爲雙方當務之急。在實力改造尙未就緒以前。彼此俱無破裂之勇氣。在財政方有希望之際。彼此又胥有分贓之心理。然而軍人之實力本爲排除異己而創造分贓之辦法。豈有盡人滿意之理。則其詐虞相防。懷抱不平。種破裂之因於合作之日。十五年來。先例不止一端。今日又豈能外此。就過去以測現在。則目前儘可苟安。合作決難長久。誠以國會問題不難決而難於今後之元首問題。一時的財政分贓不難辦而難於地盤之粥少僧多。更澈底言之。吳之所望在恢復十三年十日前之聲威。張之所急在恢復郭松齡倒戈前之原狀。然而時移勢異。恢復之望。敢斷之言其不能達到。矧西北軍憑險而守。閻錫山不願吳軍進娘子關。張作霖不肯以精銳攻南口。吳張今日之實力。本非三年前之比。再一陳兵不戰。曠日持久。則前途變化。甯有際極。吾嘗言吳張將成過去人物。吳之仍主用兵西北。與張之終難實力合作。皆於不知不覺中自即於日暮淹淹之境。所可惜者。民衆組織猶未完成。大軍閥之勢力雖漸告消沈。而民治主義。仍少推行之希望。斯則國民漠視政治。倚賴軍閥。崇拜實力之結果。雖有機會。莫能應用。此其故非一朝一夕。所由來者已久。觀於羣衆對於張吳會見之注意。吾人誠不禁感慨係之也。

六月十一日天津

東南大勢之前

途
布雷

某時論家謂今人一言大局。輒指北京。實則北京地位早已無關於大局。而大局變遷之所繫。乃在京外之各方。吾人對時局應作全盤觀察。眼光勿宜囿於北京之四周。旨哉斯言。今之北京。四圍與北方諸大勢力。雖表面上有主宰全國之聲勢。而實則其聲勢只為一時的。或且已瀕於末運。而未來時局移轉之樞域。反在距離北京較遠之處。為吾儕論世者所不可不察也。

今言京外。則處境最優而舉足輕重最能影響未來之局面者。無過於東南之孫傳芳。孫傳芳者。一般皆

以為軍閥中之幸運兒。而彼亦直認為幸運兒而不諱。蓋其地位所以較優越於張吳者。不徒在地利之優而已。張吳今日方馳驟於北方所謂中央政局之爭逐。表面似煊赫一時。而實則所爭已近於末着。蓋吾人歷觀軍權政權離合成敗之經過。敢斷言。任何軍閥。凡正面當中央政局之衝之日。即其自身困難日臻之時。十二年以後之。系與十三年時代之奉系。十四年時代之國民軍系。凡中央解

決聽其一言。即自身根基立見搖撼。微論衆嫉所歸。終於顛覆。即在權勢全盛叱咤中央之日。亦遠不如

超乎象外者之自由。此論中國政治者所共知之事實也。此次國軍覆滅。中央瓦解。吳佩孚系風抱大一統之夢想。見有所蔽。其奔赴

羅網。欣然自投。無論矣。若奉天者在北方變動之初。期可云對此原則有所覺悟。以避避遠。對中央發言。雖並不注重。德則遂後。決非偶然。但守之不堅。至於今日。卒被牽率而入於漩渦。此雖由奉張之始明終昧。而吾人由事實問題觀察之。則奉天二年以來。精華外露。財力

內竭。其欲問鼎中央。無寧謂不肯放棄財政以期彌補虧短之意味為多。准所以言。則孫傳芳據東南財賦

之區。自給自足。無仰於人。所以有造於其超然獨立之地位。而使對中央政權。有不屑染指之意。得坐觀成敗之

樂者。又豈非得地之獨厚歟。

且孫傳芳所據之五省。雖當南北之要衝。為各方所垂涎。然自去年以來。種種形勢之推移。其地位日趨鞏固。例如由勢力之外襲。一

則北之魯省。張宗昌方因部隊入京之暴行與在魯之惡政而失人望。其在魯軍隊。大抵兵多於械。械多於彈。以視孫氏坐握江南造兵廠。供給源源而來。兩兩相形。軍實上之優劣立判。故孫氏雖不免北顧之憂。而魯張一時決無南下之舉。若五嶺以南。

今雖高唱北伐。但據粵中確訊。國民政府對於吳張孫三氏。意在各個解決。目前應付。顯分緩急。所謂對吳討伐。對張放棄。對孫妥

協。證以往事。決非謬言。是則國民政府雖動北伐之師。而孫傳芳又必不受北伐軍正面之威脅。

即令北伐之師。與閩贛不免接觸。然其意味。亦以討伐吳佩孚系之鄂周為多。非有與孫傳芳決裂之意。至就蘇皖浙之內訌言之。誠不免

兵隊複雜。士懷異志。然今之軍隊。以得食為先。孫既據有江南財賦。酌劑支配。綽有餘裕。即有撫慰怨望之輩。難為一呼發難之舉。而最近齊燮元等之陰思勾結以圖重來。謀之不臧。終於敗露。急使孫氏紓一時財賦之患。是以由環境言。

始莫安於孫傳芳。莫自由於孫傳芳。

夫孫氏處如此之環境。爲他方所不及。此在孫氏。亦既深知。唯其知之愈深。斯愛護地盤之念愈切。而八面敷衍。唯恐或遭疑忌。以惹起各實力派之反感。斯其做作亦愈辛苦。例如當北方趙傑部隊解散以後。靳雲鶚免職之時。孫傳芳焦急不寧之狀態。亦自然流露而不可掩。滬上某西報登一段明日黃花之談話。而繫以極觸目之標題。孫傳芳至視爲大事而一再更正。一再聲明。又唯恐吳佩孚之見疑也。於是始之以楊文愷之人。繼之以大批械彈北運以濟吳。又復放百萬之淮鹽款項以表維持顏閣之誠。電令滬上扣留粵中楊虎新招之兵隊以釋與南通款之嫌疑。蓋孫傳芳近月來之做作。顯已一變從前超然獨立之態度。無非表明心跡。保全地盤。示好於吳以緩奉系圖南之志。此固孫氏幕下親吳一派如萬鴻圖等之戰勝。而亦新直系計謀露後汲於自令表示。孫氏所爲。或自有其不得已之苦衷。但委曲求全之結果。必至亦被吳佩孚輩所牽率而入於過問中央之漩渦。由今之道。世變今之術。勢必至奉吳兩方之愚笨政策。孫氏不得不共分其謗。而兩方所有一絲僅屬之關係。亦決不因兩面敷衍而長保。人見傳芳之日重。而吾謂彼將失其所以爲重也。人見孫傳芳結吳佩孚後之日安。而吾見其日危也。三江兩浙之交。本可暫時超出於政爭與鋒鏑以外。自今以往。則形勢變遷。難言之矣。

閣閣之聲

愼予

乎一片「閣閣之聲」。

養功夫之深。

吳張間關係究竟如何了。這是一個最值得人注意的事。據外國人方面的消息——東方社電。吳佩孚有電給張其鐸。很反對預備會議的結果。并有要求修改議決案的傾向。同時。顏閣的完成。非常急進。顧維鈞既于十六日就職。衝鋒陷陣。其餘的當然也要終釋而來。國務會議的一度小熱鬧。也是意中之事。這種辦法。善的觀察。似乎和楊宇霆回了奉天所帶的預備會決議案移兩項(一)政治問題。承認吳組直系單純內閣。一聽所爲。吳拋護憲論。以新內閣解散賄選國會。依法召集超越護憲法之新國會。選總統。(二)顏閣問題。促其自動辭職。並宣布意旨正相符合。似乎奉直已臻協調而實行其議決案了。可是惡的觀

從今年春末夏初以來。久雨新霽。青草池塘。閣閣之聲。盛極一時。吳張會面。一般人力以爲他們對國家大事。將有大貢獻的。誰知從一個預備會議所聽到的。對十軍事。一個說非「直搗亦穴」不可。一個說「現代軍事大非昔比。子玉切不可輕臨前陣」。其餘一切。都不曾聽到有一句真實的話。那末。將來如果真個見了面。也都可想像而得。充滿於這個預備會議裏的。依舊不外

總算顏惠慶先生晦氣。給他們拿作曹錕的替身。來爭持的問題。而顏先生依舊鎮靜沉默。無所表示。這也見涵

察。似乎吳佩孚始終沒有肯放棄自己頑固的主張。却用了「偷鷄」的方法。換個軟性的方式來貫澈他的主張——恢復顏惠慶攝閣。請看他十四日打給張作霖的電報說道。「尊重津議決定。請顏犧牲攝閣。惟繼任內閣。或閣員暫代。或另任命繼任者。你我弟兄。當然不便發令。仍須由現政府下令。此為政治承轉不得已之辦法。非此不能產生新閣。」這幾句話。是婉轉極了。吳佩孚何嘗有絲毫膠執成見的心呢。可是所謂「現政府」是什麼東西。不是顏閣。又是什麼。所以如果如此電所云。顏閣至少要在「閣員暫代」或「另任命繼任者」之前。一度成立。并且還要他發最有力的繼任人之任命令。吳佩孚對顏閣問題是在國民軍未退出北京以前早有聲明的。「祇要一度恢復顏惠慶攝閣。使曹錕不致在歷史上落一個非法總統的惡名。其餘一切都可不管」。所以顏閣壽命的長短。原不是他欲管的。在理論上講。原來便使顏閣正式成立了一分鐘或甚至一秒鐘。「恢復顏惠慶攝閣」這七個字。是在歷史上註定了的。以後的繼任。當然是又一問題。話雖如此。而奉天態度如何。正未可知。在這閣閣之聲喧嚷耳邊的時候。我總覺有兩種很大的感想。(一)北京的政府。真是一個撐場面的機關。祇要有幾個人在那邊承轉收發。更有幾個人會說幾句外國話。便敷衍過去。和全國各省絲毫沒有影響。幾個月來的情形。是一個大證據。且因為沒有一個正式負責的政府。軍閥索款。伸手借債。倒着實推扳幾分。試有一個最困難的端午節。也在最窮的景況中過去。而對外的勾結。也冷寂了不少。(二)顏惠慶自始至終。做了個傀儡。做了一個挨吐罵的擋箭牌。其實他並沒有必不可解脫的理由。如此做法。真叫不值得之主。

水中電話新發明

路介福

歐戰以來。潛水航行之方法。日有進步。於是人類之勢力。已可直達水底。惟水中互相通信一事。尙未能如願。因之人在水中之活動。不免頗受限制。最近美國海軍科學研究所哈以斯博士。應用水中音響通信法之原理。發明直接操縱自由之水中電話機。試驗結果。在水中二三哩相距之處。可真確通話。與都市中之空中機。收同等效果云。



所謂新日本主義者

駐日
記者
壽潛

日本人之社會思想。爲外國思想所拘束。不能自由發展。由來已非一日。如所謂中國儒教及印度佛教。已先入爲主。於是日本國民生活上。頗受重大影響。試一讀日本歷史。可得其大概。今漸輸入歐洲思想。遂有所謂新日本主義。稍稍露其色彩。其實日本島國。不啻爲他國一殖民地。立國二千年來。固有文化。空空無有。第受列強思想所支配。雖至今日。其領土生活。依然不變。佛教勢力衰。儒教起而代之。今且有一部分輸入歐洲思想。終不能獨樹一幟。以脫其範圍。一若葡萄牙敗退。荷蘭繼其後。襲西班牙之後。更有英吉利。情勢雖殊。如出一轍。其社會的基礎。何時始得確立。尙屬一大疑問。自非目前所得而解決也。

現。支配日本國民生活者。即所謂西洋文化。爲一般人所肯定之事實。一切工場制度。銀行金融。靡非形式的模倣。無怪人謂日本人富於模倣性。其實際本如是。又何必爲之諱言。有稍明時勢者。痛其國民受外國文明壓迫。實至忍無可忍。於是乘機唱新日本主義。但此亦爲不確實之命題。日本文明。究何處。百方探索。不得其所。彼之創此主義者。恐亦未之深思。譬如人之酣睡方醒。而口中喃喃作嚙語。真不願旁觀者之齒冷矣。追溯日本國民最初之生活。本受外國文明影響。如上述中國儒教印度佛教。移植於彼土。爲其指導原理。營本質的國民生活。輾轉迄今。一仍舊貫。不識不知。順帝之則。窮源追本。何一非受外國文明之所賜乎。今之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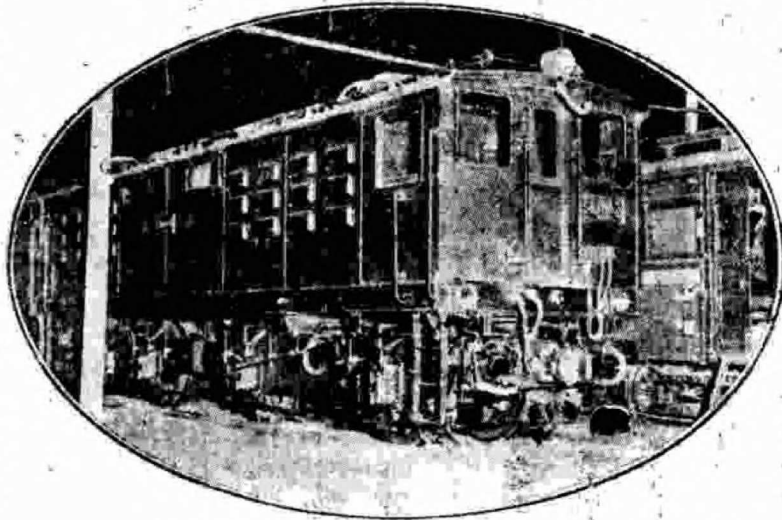
漠不加察。提倡所謂新日本主義。抑知復古主義與國粹主義之反動力。亦正不弱。原來復古主義與國粹主義。其動機中本含有國民生活的獨立之要求。此爲彰彰事實。觀於前次震災時。大杉榮氏與福田大將間。引起雷壞不同之反響。此一是非。彼一是非。識者自有定評。不容有一偏之見。徵之目下日本人意向。一若謂復古主義。對於無意味之歐化主義。顯有反對性質。然新主義爲所牽制。消極的功績。亦正足多云云。新舊勢力。互爭消長。則新之所以爲新。與夫舊之所以爲舊。任何方面。非有真正學理。確實根據。不足以戰勝。若徒逞口說。空疎無具。如所謂新日本主義者。尙未能脫外。窠臼。成功豈易言乎。



最近華商赴日參觀團之一部

凡人欲提倡一新主義。必先有理想。有根據。牢不可破。然後乃可成立。日本文明。溯之既往。不過拾人唾餘。今後銳意建設。或者成爲事實。亦未可料。但日本人生息於日本社會。不可不有日本文明之生活。新日本主義之主眼。即在此。彼日本人亦知之否乎。新日本主義建設之基礎。必先以日本爲本位。更進而就各方推察。所受異國思想。究有如何影響。昔之傳統主義。尙有幾何分子。存在不。必模倣英國式及俄國式。宜另具一特色。始可出奇制勝。縱不然。即模倣文明中亦宜有模倣文明之特色。蓋社會思想與國民生生活。非可憑空結撰。必有實在基礎。然後一步一。步。腳踏實地。最後乃底於成。若徒就現在所行之路。而延長之。不知改絃易轍。抑何新之足云。

日本鐵路之電氣化



去年新置之電氣機關

原來日本自受外國文明支配以來。從不變無反省無批判之態度。而營鎖國生活。此所以不能自行發展其文明也。當元祿時代。有所謂浮世草紙或浮世繪。漸能發生日本獨有之藝術。但不能完全生育。彼二三天才作家。沒後。立見風流雲散。即此一端。已可概見。日本數千年來。外國文明不輸入。自己已不努力建設新文明。無論至何時。恐無甚進步。使現在亦無西洋文明。來相刺激。則日本之國民生活與社會思想。益復沈滯衰滅。可

以斷言。幸而明治維新。歐洲文明。滔滔流入。斟酌損益。襲其皮毛。今已居然加入列強之一。然自他方觀之。日本人養成之無反省無批判性。依然如故。則仍非日本之名譽也。

欲改造日本之國民生活。須先從批判與反省入手。蓋新文明者。本從現實之直視而起。使日本成爲現實之日本。不以過去定將來之方針。而以現在立將來之基礎。現代日本國民之思想。既日有變遷。即日本國民之生活。亦因之變遷。同一新流行之思想。而馬克司之研究。入於日本思想租界者。爲比較的深。因日本之經濟生活。已成爲資本主義化。其餘弊乃及於日本國民生活上。不得不呈反動之象。觀於勞働運動之傾向。即可知日本社會思想之一斑。日本之勞働運動。爲最初歐化主義之一現象。其根本的指導精神。即盛行於歐美之社會思想或勞働運動。輸入於日本後。乃自然發生同一動作。或名之曰現實化的傾向。其實際意味。即今之所謂新日本主義。此勞働運動之現實化的傾向。亦不妨稱之爲新日本主義的傾向。旁觀者固知爲步歐美後塵。而彼獨以爲另闢門徑。爲破天荒之舉。抑知始終受外國思想所支配。而無獨立之一日乎。

當大正十三年。勞働總同盟發一宣言。其中有曰。現今我國勞働運動。立於最重要之轉換期。可知日本現在勞働運動。爲改革舊來態度之舉。其現實化政策。即爲新日本主義之一種表現。換言之。即將從前傳統的模倣政策。全然撤廢。以現實之事象爲根據。無論世界各國之運動形態。與運動方法。如何不同。而日本之勞働運動。由反省的結果。漸有登意孤立之勢。是爲日本社會思想變化之一朕兆。即新日本主義之一徵候。原來新日本主義。并不專指勞働運動而言。一般思想界。就日本方面研究。已非一日。欲有現實之日本。總期發見一構成要素。由理論的研究。進

而至實證的考察。從前理論不外由西洋輸入。有一部分人士起而排斥之者。此乃排斥西洋思想之直譯。今若移於實證的研究。即從事事實研究。絕非無意識的舉動。譬如調查諸外國事實。并不徒以其理論應用於日本。而有削足適履之謂。乃以新日本建設之素材。求之於海外。用反省與批判之力。巧於運用。而構成新日本主義。今之贊成是說者。其立論大概如斯。

一國之國民生活。假使有過度發展。嘗不免偏倚之弊。日本之社會。因模倣西洋文明。自明治維新以來。即銳意於資本主義的經營。所謂資本主義者。自國民生活上言之。固為發展的運動。同時為中央主權的制度。彼時雖期其完成。并不顧前後左右。亦不遑反躬自省。無不做歐美先例。完入變成一資本主義。然中央集權。貴有一定限度。始於社會進化上。不生阻礙。故其限度。宜適應其國之社會事情及生產力。如果達此限度。不加節制。易流於太過。而國民生活。又不能按一定速度進行。故資本主義發展。遂乘勢超過其速度。却如十立方呎之容器。內容五立方呎氣體。內容不得不稀薄。即國民生活缺乏充實。故日本今日。與其求生活之外的發展。不如求其內的充實。此亦自然之趨勢。內容果充實。縱其外不免為形式的模倣。殆亦無可如何。

國民生活上。雖其內容充實。果何由而致。於是反省與批判。乃為必要。彼一般國民。能洞悉自己內容空虛。求所以充實之道。并不必作表面的活動。只需內省功深。則充實力自足。觀於日本勞働運動之轉換。社會思想之變遷。即新日本主義之分婉。期生活充實之要求。千鈞一髮。正在此時。否則空虛如故。猶嬰兒呱呱墮地。不有以培養之。其消滅可立見也。由此推之。新日本主義之要求。與地方分權主義之發達。有互相呼應之

傾向。就日本政治史上觀之。所謂中央主義與地方主義。本有相輔之勢。今則地方主義的傾向。漸占勢力。例如農村振興地租委讓知事公議。諸要求實地方主義之口實。發達在在可以證明。究其地方主義。為對於中央主義作反抗的活動。換言之。即要求國民生活之充實。與新日本主義同系異體。為應時而生之雙生兒。今後日本社會之趨勢。全視若輩之活動力如何以決之。

前此日本之國民生活。未免失之浮華。表面縱極誇張。內容絕少充實。年來市况不振。幾日處於呻吟之苦境。今稍能漸自覺悟。努力於根本計畫。自社會制度上言之。則所謂地方主義。自社會文明上言之。則所謂新日本主義。方面一轉。便是坦途。一往直前。即登彼岸。新日本主義之要求。亦可謂之民族的本能。但人生有種種本能。非一朝一夕間所能發現。必經一定之生理作用。而後一定之要求。乃可發現。民族的欲望。或本能。亦應其社會的性勢而發現者。譬如最重要之食慾。必至枵腹時。乃發覺。色慾亦然。非時時所得起而要求者。日本主義之民族的要求。殆因現在日本社會。誘導而生。將來此主義能發達與否。則全視其充實力如何。飲水思源。其來有自。要之悉由歐化主義。脫胎而生。在日本。良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彼民族。素受外國思想所支配。一時當種有獨立思想之能力。然從此社會的基礎。能至確立地步。則今之唱新日本主義者。或亦不負其苦心矣。



德國孟阿恩廠之藝徒教育

駐德記者 胡 霽

工業萌芽時代之國家。培植人材。最爲緊要。吾國中等以上之工業教育。固已普遍各省。然而培植工人之設備。尙付缺如。此一工業發展前途殊多不便。茲調查德國孟阿恩廠藝徒學校之組織。記述如下。以供國人熱心工業教育者之借鏡焉。凡德國各大工廠。皆負教育學徒之責任。孟阿恩廠規模宏大。其藝徒學校。尤爲全德之模範。大凡工廠工人分爲三種。(一)學徒。出身具有手藝者。(二)特別工作機工人。此項工人。但求了解其工作機器之應用。無需其他手藝。例如做螺絲釘者。其終身專門做螺絲釘。不管他項工作。故亦無需他項智識。(三)做下手或打雜者。此種工人。專做粗工。無具有何種手藝及智識之必要。

歐洲大戰之時。德國以行徵兵制。是以戰死沙場者。各界人士都有。而其中。工人實佔多數。戰後工界。以缺乏有藝術之工人。深感不便。是以學徒教育。成爲當時急務。但事關工業大局。非有大規模之聯合。不可。如僅數家工廠注意及此。固仍無補于事。後由政府出面提倡。承認各工廠所設立藝徒學校與國立職業學校。受同等待遇。并制定條文多種。以備各廠遵守。各廠以此事于公私兩皆有利。故成踴躍進行。近年成立之藝徒學校。如普通電料廠(A. E. G.)西門子廠等所設。皆具極大之規模。此外亦有數廠合辦者。藝徒學校之增加。教師亦不得不爲之培植。于是政府復在柏林與兩城。各設師範學校一所。一年畢業。專門造就藝徒學校

教員人材。歷年以來。成績甚佳。

藝徒學校之訓育。與普通學校相同。亦分智育德育體育三種。三者之中。尤以體育爲最重。蓋人必具有強健身體。然後可以力作。而服務工廠。尤以體質健全爲第一條件也。因此藝徒學校中除體操定爲必修科外。而他項運動。如網球足球等等。亦莫不極力提倡。德國孟阿恩廠如前文所述。(本報三卷二十一期)本奧格斯堡履任伯爵錫城及鼓斯塔甫堡三廠合成。在卅年前。曾見及本廠有教育藝徒之必要。奧廠于一八九二年。履城于一八八九年。即招收學徒。教以工業藝術。後來二廠又各自設立藝徒學校。除工廠實習外。又教以粗淺學理。并普通智識。學校在政府立案。并受其監督。茲將其內容組織詳述如下。

(一)報名 藝徒學校每年招生一次。取額多少。以廠中營業情形而定。每以投考人數衆多。故于考期前半年。即通告報名。本廠工人子弟。享優先權利。而外來者。亦酌量情形。收若干。年齡限于十三至十五歲之間。

(二)考試 主考者工程師。教習工頭共三人。考試并非注重學理。乃以極簡單方法。考驗投考者之智力。是否合于所選職業。此外身體檢查。亦爲取去之標準。茲將考試方法分述如次。

(1)普通了解能力 主考者口述一段事蹟。或一封信之內容。應考者先靜聽。然後筆記之。

學徒合同

第一條 孟阿恩聯合公司之履任伯爾錫廠按照德國王律及本廠條例收為學徒者

姓名…… 生日…… 生處……

父親名字……

第二條 學習期間起于……共需……學年最初八星期作為試習期間在此時期內雙方可以無故解約而不負何種賠償責任

第三條 過此試習期間工廠亦有開除該學徒之權如工律中之 123 條或 127 B 條成為事實

學徒方面過試習期間亦可解約如工律中之 124 條或 127 B 條成為事實

若無上述兩項緣故過試習期間後一方如欲退約則他尚有要求賠償損失之權

第四條 學徒有忠實勤工之義務

第五條 學徒有加入本廠病療金庫 (Krauenkasse) 之義務

第六條 本廠不收學費并按照學年與學徒以工資其工資百分十由廠中代為存儲并算利息至學習年滿時付與之

第七條 學徒應在本廠自設之藝徒學校照章上課

第八條 學徒如不勤學傲慢師長或品行不端則由本廠函知該徒家庭或保護人

第九條 學習期滿時學徒應受畢業考試得一文憑可充工匠

定約日期——

孟阿恩聯合公司

學徒父母或法律保護人簽字

總理簽字

管理學徒工程師簽字

學徒簽字

工律 123 條為工人偷盜犯法等事

工律 124 條為資本家苛待工人及無力付工資等事

工律 127 條為學徒性情惡劣不堪教育及資本家濫用威權奴隸學徒等事

(2) 關能同時并用之可能性 當應考者解一算題時主考者于電話中與他人接談或直接與第三人談話應考者除算題不錯外并應重述主考者與他人談話之大概

(3) 尺寸記憶力 應考者先看一物體之圖畫然後于桌上亂堆中尋出該件尺寸大小應與所看圖畫相符

(4) 視察判斷力 案上有工作器具多種每種兩付一為合用者一為不合用者應考者應判斷何者合用何者不合用并言其故

(5) 用目力估計尺寸 隨手分一直線或一角度為二等分或三等分又用五個圓圈其眼大小不同但無多大區別應考者應將圓圈以眼之大小次第排列而五個圓圈之相互距離必須相等

(6) 認樣式 主考者與應考者一小件如鉗或螺絲釘之類應考者應

于案上各式鉗或螺絲釘中尋出一同樣之件

(7) 樣式憶力 應考者得一圖畫例如為鐘面有樣式多種應考者于畫中熟視一種樣式然後捨去圖畫而應于案上多種鐘面尋出其所熟視圖畫中之鐘

(8) 估計重量 法取五個形像大小相同而重量各異之物體應考者以手估計之然後依次排列按上

(9) 感覺力 法用六個大小相同而面積光粗不同之鐵塊應考者應以手感覺其面積之光粗依次排列之

為慎重起見應考者應受上述中三種試驗錄取後學徒家庭或保護人與工廠雙方訂定合同其樣式如後

(三)學習年限及工資 學徒年限大半為四年。但習翻砂、打鐵、製鍋爐者為期僅三年。孟阿恩廠除不收學費外。且給學徒工資。藉資鼓勵。工資以學年為區別。第一年為工人所得最高工價百分之十。第二年百分之十四。第三年百分之十六。第四年百分之廿。上課鐘點亦照工作時間。給與工資。在第四年成績優美之學徒。亦得做包工。與工匠收入相同。

(四)工廠教育 孟阿恩廠特設藝徒廠數廠。以工程師管理之。此外照學徒人數派有工頭及有藝術之工匠多人。負教導之責。學徒留藝徒廠中。大半為期二年半。然後派各部工廠幫同工作。成績優美之學徒。在各廠并得做包工。其薪工與工匠相同。各學徒入門工作。全為練習手術起見。并為可用之件。經過若干日期。便作應用物件。使學徒習慣一種負責任。心。工作程序。由淺而深。該廠以多年經驗。分布有條。德國教育當局。且以該廠程序為模範。定成條例。以供全國學徒教育之遵守。

(五)學校教育 德國學徒除工廠實習外。又享受學識上之教育。中等以上之工廠。以自設學校為大。有合數廠共辦一校者。有送其學徒入國立職業學校夜班。而代付學費。然大規模之工廠。皆自設藝徒學校。作學識上之教育。如孟阿恩聯合公司之三廠。均自有學校。并受政府之監督。以職業學校立案。其學程與工廠實習相輔而行。每週大約授課十小時。上課時間。除體操外。皆在工廠工作時間內。如於工作後再行上課。則學生腦力已疲倦。殊不。再致力學理。故該校無夜班。應用紙筆筆墨。概由廠中供給。學校亦放寒暑假。但假中全在工廠實習。茲將該校課程及鐘點開列如下。

科目	每週鐘點			
	學年			
	1	2	3	4
德文	1	—	—	—
讀寫	1	1	1	—
作文	1	1	1	1
國民經濟常識	1	1	1	1
關於職業者	2	—	—	—
物科學	1	1	—	—
工作器具學	—	1	1	1
職業學	—	1	1	1
算學	1	1	1	—
工業算學	1	1	—	—
面積及體積算法	—	—	1	—
簿記及兌換學	—	—	1	—
天然科學	—	1	1	—
物理	—	1	1	—
圖畫	3	3	3	2
用器畫及自在畫	—	2	2	—
製模型	—	2	2	—
體操	1½	1½	1½	1½

除上表所列應習各科外。尚有選科數種。可以自由學習。例如速記打字。音樂等科。輔助教授。有電影幻燈。參觀著名工廠野外遠足。手球足球種種運動。此外工業大學及高級工業學校之實習生。亦歸藝徒教育工程

師管理。每年暑假中。此項學生極多。故在此時期中。每星期特為實習生講演一次。助行幻燈演說。廠中出品及機器工作構造種種。此雖為該廠宣傳作用。但于實習生。確亦大利益焉。

(完)



關稅會議與棉織業之前途

趙文銳

(一)

本論所謂棉織業者。合棉紗棉布二工業而並言之也。有時亦稱棉製業爲之代。

我國棉織業之前途。繫於關稅會議者。可自我方面而言之。一則重訂之進口稅率。當幾何。而始能與外來之棉製品相競爭。一則對於外人在中國所製之棉織品。以無一種特稅之必要。而始能與之競爭。而前者之進口稅率。又可分一方面而言之。(1)在關稅自主之前。厘金尙未裁去。日人所主張棉織品之附加稅爲二·五。(2)在裁厘而關稅自主之後。日人欲於一般稅率之外。對於彼我二國間特殊之物品。訂定一種之互惠稅率。互惠品目。大約日本方面。以棉製品、藥品、文具品、裝飾品、海味品爲主。中國方面。以棉、鐵、荳類等爲主。又以二·五附加稅率。爲互惠之基本稅率。吾人所當注意者。二·五稅率之堅執。皆起於日人之方面。而於二種稅率。日人所最注意者。又皆爲棉製品。據報章之所載。中國政府。已超就日人之主張。而已有一種協定之成立。如爲事實。恐中國棉織業之前途。將受極大之打擊。予以爲中國棉織業之前途。不特與中國工業之前途。有密切之關係。即與中國獨立之前途。亦有密切之關係。何以棉織業關係於中國之前途者若此。而日本重視之而又若彼。試爲讀者一一討論之。

(二)

自工業革命後。機器代人工而製造。農業國在世界不能佔優勝之地位。故現代所謂強國者。皆以發達工業爲要務。於其本國已擅長之工業。設法增進之。不遺餘力。現雖不擅長而苟以培植之工業。設法輔助之。無所不至。蓋一國苟無獨立之工業。則不特小民之生計無所出。而國庫之財源亦無所出。如是雖政治獨立。而經濟不立。不仰給於他國。經濟人獨立而政治能獨立者。未之有也。

關稅之目的有二。一爲財以上之目的。以稅率之伸縮自由。而稅收所得。足以應付國庫之需要。一爲工業上之目的。以稅率之伸縮自由。屏斥外貨。足以保護國內之市場。我國之關稅。以受條約之限制。僅能值百抽五。失伸縮力。不特內不足應付國庫之需要。外且不足屏斥洋貨之源源而來。工業無由發達。仍爲農國。觀民國十二年之進出口貨。可知之矣。

民國十二年出口貨表(以關銀兩爲單位)

貨品	輸出價額	輸出總額百分比
生絲及絲織品	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
荳、荳餅及荳油	一二七,四〇〇,〇〇〇	一五·〇
棉花	三二,六〇〇,〇〇〇	四·〇
雞蛋	二九,六〇〇,〇〇〇	四·〇

茶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
木材	二〇・七〇〇・〇〇〇	三・〇
煤	二〇・三〇〇・〇〇〇	三・〇
生皮及皮貨	一九・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
花生及花生油	一八・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
桐油	一七・五〇〇・〇〇〇	二・五
羊毛	一二・九〇〇・〇〇〇	一・五
芝麻	一二・二〇〇・〇〇〇	一・五
小米及高粱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
生鐵及鐵礦砂	八・八〇〇・〇〇〇	一・〇
豬鬃	七・八〇〇・〇〇〇	一・〇
錫塊	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

其餘出口貨。不及總值百分之一者。概從略。

民國十二年進口貨表(以關銀兩為單位)

貨品	進口價額	對進口總額百分比
棉布等	二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〇
米	九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五
煤油	五八・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
棉花	五四・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
糖	五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五
棉紗	四二・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
紙烟及烟草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
金類	四一・〇〇〇・〇〇〇	四・五
機器	三五・七〇〇・〇〇〇	四・〇
雜糧粉	二七・二〇〇・〇〇〇	三・〇
海味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三・〇

染料	二三・一〇〇・〇〇〇	二・五
絨貨	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二・〇
紙	一六・六〇〇・〇〇〇	二・〇
煤	一二・〇〇〇・〇〇〇	一・五
衣服及帽	一二・八〇〇・〇〇〇	一・五
木材	九・六〇〇・〇〇〇	一・〇
麥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一・〇
鐵路材料	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

其餘進口貨不及總值百分之一者。概從略。

由上二表觀之。我國之出口貨。大都為農產品手工品。進口貨大都為製造品。而農產品與手工品之出口。亦不可謂不多。然在國際貿易上。自一八三一年後。進口貨往往多於出口貨。而為入超之國。試將最近數十年間入超之統計。列表於左。(以關銀兩為單位)

年別	輸入額	輸出額	入超額
一八〇	七・二九三・五三三	七・八八三・三六七	一・四九九・八六六
一八〇	二七・〇九三・四八一	八七・一四四・四八〇	三三・九四九・〇〇二
一九〇	二二・〇七二・四三三	一八・九六六・七五二	三・〇〇五・六八〇
一九〇	四三・九六四・八九四	三〇・八三三・三三六	八・二二三・五五八
一九〇	七三・二五〇・二三〇	四二・三三一・三〇〇	三三・六六八・九三〇
一九二	九三・四三三・八八七	七三・九七二・四六六	一七・四八三・四二一

一八八七年前之入超。通常在二百萬與七百萬銀兩之間。一九二一年時至三億五百萬之多。利源外溢。大足驚人。所以然之原因甚多。而工業之不發達。實為最大之原因。每年僅就輸入棉製品一項而論。其價額之大。已足以抵銷入超之數而有餘。試以上表同年內輸入棉製品之價額與入超之數。兩相比較。即顯然矣。(以關銀兩為單位)

年別	棉製品輸入額	入超額	差	敗
一八八〇	二・三二・五五	一・四九・八六	三・七三・〇九	
一八九〇	四・〇〇・六二	三・九四・〇〇	五・〇一・三〇	
一九〇〇	七・六六・三六	三・〇三・六六	三・五三・六九	
一九一〇	一三・六九・三五	八・二一・六六	四・四七・六九	
一九二〇	二六・八三・〇〇	三三・六八・九〇	一六・八五・九〇	
一九三三	一三・五〇・〇〇	一七・〇五・七二	三・〇五・五九	

雖在以上所舉之期間。非無棉製品輸入之額。少於入超者。然幾皆多於入超。而所多之數又甚大。僅就進口貨之一種製造品而論。利源外溢。已如此之多。若舉進口貨之全部製造品而計算之。則利源外溢之多。殆不堪設想。以中國工業不發達之結果。外則洋貨充斥。利源外溢。內則民生彫敝。國庫匱乏。庶政不舉。諸事不興。國既不國。經濟不獨立。政治亦隨之而不獨立矣。

雖然經濟之不獨立。亦未始非受政治不獨立之害也。前者我國之關稅。以受條約之限制。不能自由增加稅率。故雖欲保護工業。烏從而保護之。關稅會議。予吾人以變更稅率之機會。稅率當如何變更。不特宜注重財政上之收入。而亦宜注重工業之前途。且工業之發達與否。與財政上之收入。有密切之關係。財政上之收入。在國境所取之關稅。不過為一部分。而最大最主要之部分。則為在國內所取之各稅。然未有民之財力不足。而能付稅者也。亦未有工業不發達而民之財力能裕者也。故在今日之世界。工業之發達。實為經濟獨立政治獨立之要素。然則欲發達中國之工業。當抱如何之政策乎。考諸世界工業國之歷史。度諸中國特殊之情形。當以培植棉織業為第一要着。其理由有二。一。凡世界今日之所謂工業國者。其工業之基礎。皆自棉織業入手。英

為工業革命之祖國。顧其首先引用機器之工業。不為其素所擅長之毛織業。而為外來之棉織業。（歐洲在哥倫布發現美洲之前。無所謂棉布。與亞洲交通後。始有棉布之輸入。故白人種當工業革命之前。其工業尚不及亞洲。以當時工業為手工工業而非機器也。當時白人種之手工工業。不及亞洲人種。思欲有以超過之。乃有英國之工業革命。關於此點。予將著一專論以說明之。）自棉織業引用機器。而其餘各種工業之機器。後先相應而至。（參考 Frederic Austin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Chapter VII, Pages 131—145）歐

戰。與英之工業競爭最烈者。推首美德。美德之工業皆模倣英國。而又能各自發達其所長。大有青出于藍而勝于藍之美觀。雖二國之經濟狀況。完全不同。然最先發達之工業。而能與英競爭者。皆為棉織業。美以產棉著于世。原料豐富。其棉織業之易于發達。而其在南美與其他之中立市場。（例如中國等國。製造不發達。其所需之製造品。幾皆來自外國。無論何國之物。苟價廉物美。皆所歡迎。故曰中立市場。）能排斥英貨而佔優勝之地位。似不足怪。若夫德國。並不產棉。在統一之前。他種工業。不發達。而棉織業在一八七〇年之時。（德國統一在一八七一年）已足與英國競爭。是則大可為吾人注意者也。（美國之情形。參考 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 Pages 523—533 德國之情形。參考 Ogg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Modern Europe, Pages 222—223）美國如此。日本亦然。日本在歐戰時代。能製造數種之精緻品。一躍而為世界之工業國。在中國之中立市場。幾能排斥英貨而佔最優勝之地位。然其最初所發達之工業。亦為棉織業。（參考 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 Page 382）試觀以上之事實。除英國外。美德日本為

工業後進國。是後進國之欲發達工業而與先進國相對抗。莫不由培植棉織業而起。

一 以棉織物之製造最簡單。引用新式之機器。即使無經驗之工人爲之。亦能得完滿之結果。且後進國之傭金低。作工之時間長。故所產之棉織物。較先進國價廉。而能暢銷於國內與中立市場。先進國之棉織物。爲所屏斥。而後進國之棉織物。乃一立足之地。（參考 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 Page 382 Alfred Marshall, Industry and Trade, Pages 136—137）德國日本其例也。

一 以適宜機器之工業爲必須品。需要最大之必須品爲棉織物。故棉織物之價廉。不特能暢銷本國之市場。且能侵入中立之市場。是以後進國能使棉織業發達。即足以列入於工業國之中。而他種複雜之工業。得以援引而起。美德日本其例也。此中國之工業。就世界工業國之經驗而觀察之。當以培植棉織業爲第一要着。

二 若夫自中國特殊之情形而觀察。培植棉織業。所以爲第一要着者。其理由甚多。

（1）我國爲世界產棉之第三國。每年約產二百五十萬包。（每包五百磅）荷種法改良。則二三十年間。可增加至二三倍之多。

（2）中國之工人。既勤勞而耐苦。又聰明而誠實。且生活程度極低。謀生極難。苟有工可作。雖傭金甚少。作工之時間甚長。亦不計較。此實爲使中國製造之費用。較任何國家輕之最要素。

（3）煤之供給豐富。故不特棉織業所需之人工甚賤。而機器所需

之動力亦甚賤。

（4）中國人口之多。世界第一。而又大都用棉爲衣料。雖稍富之中國人。亦有用絲綢皮毛以爲服者。然其爲一般人財力所能及。且土地之大部。氣候溫和。棉衣即足以禦寒。民國十二年進口之棉織品（棉紗除外）計關銀一萬三千二百萬兩。而同時土布（用舊式織機織成之布）出產之價值。當不止此數。異日者經濟發達。購買力 Purchasing Power 增加。棉織品之銷途。大可增加也。明甚。

要而言之。中國爲世界產棉之第三國。而棉貨生產費之低。世界第一。銷途之廣。世界第一。且所消費之棉貨。爲最簡陋之製造品。夫各種製造品中。以棉織品之銷途爲最廣。而最簡陋之織棉品。適能培植幼稚棉織業之發達。有如上之所述。故中國棉織業所有之便利。試與世界之工業國比較。不若英德日本之不產棉。而產棉且多。傭金低於日本。英美德無論矣。此中國之工業。就本國之特殊情形而觀察之。當以培植棉織業爲第一要着也。

中國既爲天然產棉。天然用棉。國家宜爲棉織業發達之國家矣。而事有不然者。棉織品一項之輸入。已足使中國爲入超之國家。然則如何而能使棉織業發達乎。是不得不有賴乎世界工業國之經驗。以爲考證之資。

（四）

自世界之經驗而觀察之。凡工業後進國。其工業之發達。莫不藉政府之保護而後然。雖後進國之傭金低。作工之時間長。因之可與先進國相競爭。但必培植至成長之時。而後始具競爭之能力。知發揮所長而利用之。若在幼稚之日。稍受外界之挫折。即不盡天年而夭喪矣。故幼稚之工業。

必先免外貨之競爭。而後得有發達之機會。然則如何能免外貨之競爭乎。曰。增加稅率。採以保護政策是已。

自來論關稅者。分自由貿易與保護貿易二派。但對於幼稚工業。二派皆以保護為然。英國經濟學家若 Alfred Marshall 者。雖為自由貿易派。然彼以為東歐諸國棉織業之能發達。由於採用保護政策。是其例也。故我國之研究經濟者。雖或主張自由貿易。而謂中國之棉織業。不當受保護。恐亦不能自圓其說。茲請申論之。

中國棉織業經過之情形。可以寥寥數言概括之如下。

(一) 民國三年以前。棉織業幾無進步。(二) 至歐戰時代。工廠勃興。民國元年。華廠所用之錠數。不過四十三萬餘者。至七年一增而為八十萬餘。

發達異常迅速。(三) 但至民國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大受打擊。甚至不能立。而為日廠所併吞者。此前後三大不及之情形。有研究之價值。歐戰前何以中國之棉織業不能發達乎。以外貨充斥。國貨無由而振興也。至歐戰起。而歐洲國家。注其全力於戰爭。無暇顧及國外之貿易。雖美國在一九一七年上半年以前。尚為中立國。但以海運費大增。而輸華之物品。亦為之大減。日本之棉貨。乃得以壟斷中國之市場。但因二十一條之要求。排斥日貨之運動起。日本棉貨之銷途。不免受多少之挫折。且歐戰時。百物騰貴。棉製品亦然。由是而華商競設工廠。獲巨利。然歐戰後。外貨之競爭。又從四方而至。一受風潮。——或金價驟漲。所欠之外款大增。或棉花收穫不佳。原料大貴。或內亂迭起。不已。銷途停頓。——三者有一于此。即在淘汰之列。亦理之自然耳。

要而言之。中國今日之棉織業。尚不能與外人競爭。殆無疑。推其原因。雖亦由於內部之弱點。——一。經驗之缺乏。二。同業團結力之薄弱。三。資

本之不足。——固無庸諱言。然此亦殆為工業幼稚國暫不可免之弱點。惟其有弱點也。始有待乎政府之保護。若無缺點。則已足與外貨競爭。無保護之必要。苟保護至某種程度。則有改良之機會。而弱點自去。吾非謂華商所辦之工廠。不當設法改良。然必須予以改良之機會。而後可有改良之事實。不然。恐盡入於日商之手。而為日商所改良矣。試思中國之棉織業。與日本相較。孰優孰劣。殆不可以道里計。然日本政府。保護其棉織業。不遺餘力。百端設法。思推廣其市場於中國。而謂中國之棉織業。幼稚。尚不能自立者。反不當受政府之保護乎。而謂本國之棉織業。反不當受本國市場之保護乎。

(五)

昔者中國政府。無變更稅率之機會。固不足以言保護。今則機會至。不能不思有以保護棉織業。而謀所以發達工業。為國家定百年之大計。然則棉織業之宜保護。不待贅言。但保護當至若何之程度乎。是一問題也。照日人之主張。棉製品一項。在關稅未自主之前。所定之附加稅為二·五。在關稅自主之後。所定之互惠稅率增加二·五。一書以蔽之曰。無論關稅自主與否。棉製品增加之正稅。較今值百抽五。不過多二·五。值百抽五。不足保護中國之棉織業。已為不可掩之事實。若夫值百抽七·五。則何如乎。以予觀之。仍不足成為保護之資。其理由有二。

一。工業先進國之棉織業。所以能戰勝中國之棉織業者。以其內部組織之完善也。所謂內部組織之完善者。管理之得法。技術之經驗。買賣機關之設備。資本之充足等是已。外國棉織業內部之組織。較中國優勝之程度。苟以金錢計算之。必不止百分之二·五。何以知之。以資本一項而論。即足以證明矣。外國資本富裕。通常利息

不過三厘或四五厘。中國資本缺乏。通常利息一分或一分二厘。二者相若。至百分之六或七或八。已遠出百分之二·五上矣。中國爲世界產棉最多之第三國。反之日本並不產棉。宜乎華商所得之棉花。價當廉矣。而結果有大不然者。日本紗廠。在中國共同購買棉花。以資本之充足。中國人之棉花。爲日商所壟斷。中國棉花之市場。爲日商所操縱。中國棉花之纖維太短。須援用美國與印度之棉花。始適合於機器之用。但華商所需之美印棉花。又入于日商之手。而爲彼所操縱。故僅就資本一項而論。外國之棉織業。較中國棉織業優勝之程度。已遠出百分之二·五之上。若就外國棉織業他種之長點一一而計算之。恐無比較之可言。是二·五稅率之增加。不足爲保護之資。此就營業之方面而言之也。

二 華貨流行內地。沿途須納厘金。若洋貨運至內地。或土貨由內地運至外洋。除值百抽二·五之進口稅或出口稅外。納子口半稅（即進口稅或出口稅之半）以後。無論距離之遠近。可免一切之厘金。厘金稅率。各省不同。大概於起運地。厘局征百分之三。以後經過查驗厘局。每局征百分之二。一省征數。或至什一。若經過數省。或至百分之二十。或竟至百分之二十五者。例如杭州之生絲。運至北京銷售。所付之厘金。共計約爲從價百分之十八。是以在中國紗廠所得之棉花。自美或印度而來者。較自他省而來者。付稅更輕。換言之。中國之棉花。運至在國內之紗廠。較運至外洋者。付稅更重。故在關稅自主未實行之前。厘金尙未裁去。荷棉織品之進口貨。附加稅僅爲二·五。合計進口稅與子口半稅。亦不過百分之十（若銷售於進口之商埠。則可不付子口半稅。付七·五足矣）較華貨所負

担之厘金更輕。是二·五附加稅。不足爲保護之資也。明甚。

若裁厘而關稅自主。苟照馬凱條約。舉辦產銷稅。以抵補厘金之收入。則二·五互惠稅率之影響。當何如乎。產銷稅爲二種不同之稅。所謂出產稅與銷場稅是也。出產稅在貨物出產之地課稅。銷場稅在貨物銷售之地課稅。二稅是否僅行之於土貨。或並行之於洋貨。尙爲問題。自馬凱條約條文觀之。銷場稅之徵收。似不及於洋貨。或運往外洋之土貨。至於出產稅。更不能及於洋貨。以洋貨多產自外國也。即或以外交辦理之得法。而二種之稅。亦能及於洋貨。然其結果。亦必如厘金之優待洋貨。而薄待土貨。何也。以產銷稅爲厘金之變相。其不善之結果。必等於厘金。或更甚也。（其理由詳見中國經濟學社關稅問題專刊拙著「論出產銷場落地等稅之不可保留並裁厘抵補之正當辦法」一文）故裁厘之後。倘舉辦產銷稅。無論二稅及於洋貨與否。而洋貨在中國所負擔之租稅。與土貨相較。所立之地位。至少與厘金未裁之時相等。何也。因一方面以互惠稅率而增加二·五。他方面以裁厘而減去二·五之子口半稅也。若關稅自主之後。不舉辦產銷稅。凡稅之含有厘金性質者。一切廢除。無論土貨洋貨。皆可自由流行內地。則二·五之互惠稅率。影響及於進口之棉製品者。當何如乎。此之問題。以中國國內貿易自由。土貨洋貨。何者獲益更多。以爲衡。自中國全部之出產而言之。所獲國內自由貿易之益。自較洋貨更多。然自棉織品之出產而言之。當不及同類洋貨獲益之多。夫工業先進國之棉織品。較中國優勝之程度。以金錢計算之。當在百分之七·五以上。前已證明之矣。故在厘金全部裁撤之後。設中國之棉織品。毫不付稅（此恐爲不可能

之事。以雖全部之厘金裁撤。他種之新稅。難免不發生。而起一種之新負擔。而外國之棉織品。須付進口稅從價百分之七·五（內爲值百抽五之舊稅與二·五之互惠稅率）。則洋貨製造之費用。仍輕於土貨。自較土品銷途更旺（照租稅之學理言之。所謂自由貿易之利益者。不特可免一切通過稅而已也。且沿途流行無阻。無官吏刁難運輸遲緩之弊。其有助商業之發達者甚多）。銷途更旺。益使製造之費用更輕（銷途旺則製造多。製造多則費用省）。而洋貨更能與土貨競爭。故無裁厘與否二·五稅率之增加。不足爲保護之資。此就租稅之方面而言之也。

僅就營業或租稅單方面而言之。增加二·五已嫌過輕。若就雙方面而言之。則輕而又輕矣。然則所增加之稅率幾何。而始得爲適當乎。予不主張極端之保護。以此爲中國今日之外交。事實上所不能行也。但在過渡時代。棉織品之附加稅率。至少爲百分之五。自主時代之互惠稅率。較今日之進口稅。至少增加百分之七·五。如是前者之進口稅。合子口稅爲百分之二·五。後者之進口稅。不必付子口稅。亦爲百分之二·五。予非謂有一二·五之進口稅。而棉之土貨。即能佔優勝也。惟華商中有技術之教育。相當之經驗者。應足以自立。而不受淘汰而已。故所定一二·五之稅率。一方面固爲保護之關稅（Protective Tariff）以使辦理有方之華商。得與洋商競爭也。然他方面亦爲財政之關稅（Revenue Tariff）。以洋貨仍得與土貨競爭。供給不絕。政府可得此項大宗物品的稅收也。（關稅雖分爲保護的與財政的二種。但同一關稅可含有二種之性質。且如此之關稅。收入必甚多。其理由見 Carl P. Plehn. Introduction to Public Finance Page 812）

或謂馬凱條約。規定裁厘後進口稅值百抽二·五。是互惠稅率之一二·五。或可據約以爭。而附加稅所增百分之五。似出乎華會條約所定普通品增加二·五範圍之外。且附加稅不過過渡時代之稅率。爲期甚短。何必堅持若斯乎。是不然。民國十八年關稅自主。能否實行。是爲一大疑問。苟其時或一時不能實行。則暫時之附加稅率。即含有長久之性質。關係于棉織業與工業之前途甚大。焉可輕視之哉。華會所訂中國之關稅條約。「爲一種之商業協定或商業契約。中國如認爲相當時。當然可以取消之。」今日關稅會議所磋商之奢侈品普通品稅率。本不照華會條約之範圍而進行。列國亦無異言。且所謂奢侈品與普通品之界限。最爲難定。日本自大地震後。軍事皆待復興。故輸入驟增。而有入超之患。其政府爲減少輸入起見。乃有奢侈品重稅之施行。華貨之輸入日本者。即爲必需品。亦課百分之百之重稅。以此例彼。我國欲免入超起見。對於外來之棉織品。課百分之百于理甚當。今不課百之百而僅課百分之二·五。不特不謂特惠之稅率矣。

（六）

雖然。近年來日本在中國所開之織紡廠日多。其排斥土貨之勢力。較外來之洋貨更甚。稅率增加之後。日商之來中國開紗廠者。自當更多。而土貨所受之競爭。自當更烈。故苟徒增關稅。以抵制外來之洋貨。而不設法抑制外人在內地所製之洋貨。則中國之棉織業。仍不能受保護之實惠。以中日戰爭之結果。而有一八九五年之馬關條約。以馬關條約之結果。而外人在商埠。獲有開設工廠之權利。一八九五年以前。華商所辦之紗廠僅六。合計所有之錠數不過一八三·〇〇〇。當一八九六年之末。洋商在上海所立之紗廠。合計錠數至四〇〇·〇〇〇之多。爲時只一年。

餘已喧賓奪主若斯。此最初之情形也。而最近則何如乎。最近本國之紗廠。華洋勢力分配之情形。有如下表。

年 別	華廠所有錠數	日廠所有錠數	英廠所有錠數	總 數
民國元年	四三・二〇六	一九・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〇	八三・二〇六
七年	八九・三三六	三三・八六四	二五・八二四	一四九・〇二四
十一年	六三・八七〇	一〇三・〇〇六	二四・〇三四	一九三・〇〇〇
十四年	一・八一・八三三	一・三六・九二〇	二五・三三〇	三・四四・〇八二

由上表觀之。中英日紗廠競爭之狀況。甚為明瞭。民國十四年。英廠所有之錠數。較之元年。所增者不過五千三百二十錠。較之七年。十一年。反形退步。英廠之競爭。似不足慮。民國十四年。華廠所有之錠數。為一千八百八十萬餘錠。較之元年。四百三十萬餘錠。增加至四倍有餘。不可謂不速。然以與日廠相較。民國元年。不過十九萬餘錠。十四年至一千三百二萬餘錠。增加六倍有餘者。大有遜色矣。且華廠在民國十一年。所有之錠數。為六十三萬餘錠。較之七年。八十七萬餘錠。減少二十餘萬錠。同時而日廠自三百三十餘萬錠。增加而為一千三萬餘錠。其華廠之進步。不免有退縮甚多之時。而日廠之進步。則逐年擴充。斯為內部組織一完善。一不完善之明證。不特此也。華廠現今所有之錠數。雖較多。而資本反較少。據民國十三年五月之報告。中日英紗廠所投資本之數。有如下。英廠資本。共為八・三〇〇・〇〇〇銀兩。日廠之資本。共為二〇・六〇〇・〇〇〇銀兩。日金二四七・六〇〇・〇〇〇元。華廠之資本。共為四八・二四五・〇〇〇銀兩。洋五八・〇九〇・〇〇〇元。無怪乎一受外界之風潮。不能自立。而為日廠所併吞也。如此之情形。苟不設法制止。則中國棉織業之前途。殆不可設想。制止之道。豈若立一種之內地稅。對於外

人所設紗廠之出產品。值百抽二十。其中一二・五。為棉織品之洋貨。應納之進口稅。其餘之七・五。則為外人在通商口岸設廠權利所應納之稅也。

(七)

予之所以注重我國棉織業者。非全為我國工業之前途着想。而日本之工業。非因之而不能有為也。考世界工業史。凡工業先進國。以後進國採用保護政策。培植紡織之粗製工業。恐己所產之同種貨物。為所排斥也。乃改變其出品工業之方針。而從事精緻品之製造。以補償其損失。日本自歐戰後。為世界工業國之一。其工業之程度。足以製造精緻品。而無多大之困難。故荷棉織品之銷途減少。于彼工業之前途。不發生危險。而我則棉織業苟不發達。入超日多。國愈窮困。有害政治之獨立。可不懼哉。日人物產稀少。竭力吸收我國之原料。壟斷我國之市場。武力侵略之不足。又加以經濟之侵略。遠自馬關條約。近至二十一條要求。莫不貫之以如此之政策。最近雖在關稅會議。首先承認關稅自主。然對於進口之棉製品二・五附加稅之堅執。互惠稅率之要求。仍抱此政策而進行。吾聞之。英人有以自由貿易之失敗。而提倡保護貿易者。對於帝國以外之貨物。無論為農產品。為製造品。皆須課稅。惟英國本部。對於殖民地屬地之農產品。較同一之稅減輕。反之殖民地屬地。對母國之製造品。較同一之稅減輕。是為互惠稅率。如此之政策。將來能實行與否。尙不可知。但以現今之所知。英之自治殖民地 (British Self-governings Colonies) 亦趨附保護幼稚工業之主義。對於母國之製造品。亦課重稅。與他國之製造品無異 (參考 Clive Day, A History of Commerce Page 367-388)。彼本為他國之屬國者。尙欲謀經濟獨立。而謂中國本為政治之獨立者。願為經濟之屬國乎。日人以政治上。經濟上之屬國待我。亦不足怪。而謂我國人其願以他國政治上經濟上之屬國自待乎。嗟夫。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自六月十日至十六日——

(一) 國外之部

▲國際聯盟 國際聯盟籌議行政會改組事宜之委員會。八日起已延

會。行政會之特別會議。將於九月間議會集議以前。再議此事。足證此事尙無具體解決辦法。據英代表所提議改組之點。則如下。行政會非永遠會員。原爲六人。改爲九人。任期三年。每年改選三分之一。任期滿者如得議會三分之二之同意。可以連任。但三人中僅以一人爲限。否則在三年後再無被重選資格。此後非永遠會員於被選後。即可就任。無須俟至次年。依此新計畫。如九月間德國加入。行政會可有會員十四人。永遠會員原爲英法意日四人。加入德國爲五人。非永遠會員九人。將來俄美加入。行政會會員可增至十六人。雖人數稍多。然不致有妨碍辦事之理由。又改組委員會以爲南美諸國應有非永遠會員三席。但七日改組委員會集議時。巴西與西班牙兩國代表皆未到會。西班牙代表又忽被召返國。足證與會者大都偏向薛西爾之見解。與西班牙願望不合也。雖西班牙代表於十日在聯盟行政會聲明。西班牙可批准會章第四款關於行政會會員選舉法之修正文。但同時又謂西班牙如不獲永遠會員席。則不願與開行政會會員之選舉。而巴西代表佛爾柯又辭去聯盟行政會會員席。謂巴西退出聯盟會之問題。須俟九月間行政會開會後再行決定。

蓋南美諸國佔聯盟會員三分之一。巴西隱然以南美諸國代表自許。故始終要求得一永遠會員席也。

國際聯盟行政會十日通過匈國財政改組委員會之報告。主張自七月一日起。終止管理匈國財政專員史密士之職務。但該委員會主任法人杜波壤。稱史密士雖與匈國脫離關係。而匈國善後借款尙有八千三百萬金克郎未曾付清。指抵此項借款之收入。尙須監督。故聯盟會之管轄權並未終止。今僅不過取消預算案之管理權云云。

國際聯盟鴉片及其他危險藥品之顧問委員會。已告藏其職務。通過決議案多條。內有願速批准日內瓦鴉片公約。願土耳其加入海牙公約。並主張急宜採行有效方法取締由波斯灣運出之違禁鴉片。因該處對於禁烟事。今仍無動靜也。

▲日本政局 日本若槻內閣改造以後。不僅憲政會內部有反對者。即研究會會員對幹部之不平。亦日趨濃厚。重要分子赤池濃氏竟宣告脫會。十三日開總會。由青木子聲明井上子個人入閣之趣旨。求會員諒解。幸得無事。惟勅選議員富谷氏決辭研究會常務委員之職。研究會幹部之威信。既已掃地。今後能否統制。殊爲疑問。憲政會方面。則顧問與總務之反目。亦益趨濃厚。安達遞相苦心調停。若槻首相十四日在大宮官民合

同歡迎會席上演說。謂關於井上子入閣。世人多目為改造。其實不過補充閣員。其入閣與岡田文相有同樣意味。至為實施將來政策起見。雖解散議會。亦所不惜云云。反政府派之政友會。擬避開護憲運動。而將若槻內閣與研究會之糾彈。訴諸國民公判。由東京出發。分赴全國。為大規模之游說。憲政會幹部當然亦將有所聲明也。

▲英國工潮 英煤礦工潮。仍無解決辦法。八日午後礦主與礦工各派代表開會。卒無結果。礦主發表一文。稱礦工方面不願稍變其態度。故此事實無進行之望。而礦工秘書柯克發表一文。則謂礦主提出下述條件。(一)每日工作八時。(二)將工資減輕與一九一一年合同所訂者相等。而在多數處尚須續減。礦主並無絲毫讓步。對於改組煤業設立推銷經理處及停閉無利煤礦等問題。毫無尊重之意。礦工政決定繼續奮鬥。非照現狀。不願復工。政府對於煤業談判之決裂。甚為焦慮。煤業委員會已集議一切。會議及由政府給票於礦工。諭令自行投票之計畫。礦工秘書柯克雖仍未稍變工資不減一文工時不增一分之態度。然連日兩次發言。皆謂政府如擬使礦工投票決定爭端。則將來投票結果。無論如何。渠可遵照辦理云云。無則煤礦工潮或可從此闢一解決之途徑乎。

英國罷工潮中。蘇俄工會於八日又寄四十萬盧布。接濟英國礦工聯合會。連前共寄三百六十二萬六千盧布。英政府乃致牒蘇俄政府。抗議蘇俄政府以款助工團大會。指為干涉英國內政之不正當行動。然駐英之俄代使發表一文。否認英國內務大臣十日在下院所稱蘇俄政府寄款至英援助總罷工之說。工團總會亦致書首相包爾溫。否認總罷工時曾收到俄政府之款。謂俄國工團襄助英國工人以進行其合法的工團行動。並非援助罷工。十四日英下院對於此事。曾有詰問。外相張伯倫答稱。

渠在赴日內瓦之前。曾訓令駐俄代使牒告蘇俄。英政府不能忽視俄國財政委員長准將接濟違法背憲總罷工之款項寄至英國一事。因此舉將使俄政府所欲解決之各案不能得友好之解決云云。實則蘇俄匯款接濟英礦工則有之。至謂援助總罷工之款。則英國工團總會似並未收到也。

▲南美爭地 南美智利、秘魯、與玻利維亞三國。互爭台克那愛斐加土地。請美總統公斷決定。由美代表舉行公民大會。投票解決。但美代表聲稱智利國不能以擔保給予秘魯人之投票者。故公民大會為不可能。將由美總統仲裁解決。而美國務卿則建議將台克那愛斐加一地由三國瓜分。俾玻利維亞有出海之路。智利對此建議已有答案。而秘魯則不贊成智利之答案。因智利擬以較小區域給與秘魯也。



堡登與之產皇收沒對反

▲德國皇產 德國總理馬克斯十日在國會提出沒收皇產問題之折中辦法。謂沒收產業而不予以賠償。既與法治國之原則不合。且與各種人民權利平等之憲法相牴觸。政府擬盡力以折中辦法之精神解決此事。中央黨代表政府贊成此議。惟社會黨穆倫因與登堡總統近有反對無償沒收之函。故發言攻擊總統。指總統意在偏袒。違反憲法。馬克斯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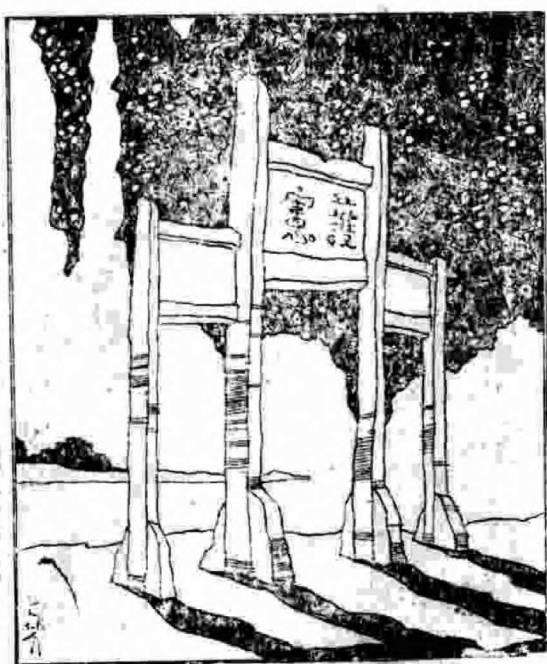
不承認總統違法。但謂總統之態度。政府黨亦不盡贊同云云。此案現已交法律委員會審查矣。

▲朝鮮戒嚴。已故朝鮮廢皇本月十日舉殯。日本及朝鮮各部韓人。事前抵漢城者累千盈萬。警察嚴緝以防騷亂。韓人被疑陰謀作亂者大半被釋。而首領多人仍禁獄中。天道教陰謀直接行動。手槍炸彈等物。押收甚多。堆積如山。其後事件益形擴大。京城府內本部其他寺院均大加搜索。十日。前韓皇殯儀將近陵地時。有學生百數十人。大呼散發煽亂之傳單。殯儀爲之凌亂。諸學生均被拘。但沿途韓人亦大呼不置。以是益形擾攘。前一日。有二十五萬人入城。半皆徹夜坐於宮之四周。故是日殯儀之盛。爲東方所未前有。與禮者有三萬餘人。並有日兵兩師護送。以防意外云。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顏惠慶之光桿總理。以天津會議空氣不佳。祇有準備下台。孫潤宇十二日回京報告以後。顏即邀顧維鈞。杜錫珪。楊文愷到院。協議應付方法。及五十萬政費支配問題。預備挨過節關。一走了事。至外傳顏願將大借外債。延長閣命。恐雖有是心。而時機尚未至也。至所謂過節辦法。由顏願再三向安格聯商撥關餘六十五萬。充使領費。內中以三十萬爲地方軍警餉。又請孫傳芳放回兩淮鹽款百萬。備充政費。但孫氏雖允。而發放需時。節前未能匯到。故國務院僅發一紙布告。請人少安毋躁而已。蘇鹽款既未到。國務院四局及陸部均未發薪。其他各部均自籌經費。財部以印花稅押款。發五成。交部以郵餘發四成。農部以礦區稅借款。發五成。內部發代用券兩月。海部就海軍餉擬發一月。但款未到。教部望俄款分二萬五千元。可發四成。加拉罕僅允撥十五萬作校費。留九萬爲

庚款委員會經費。而九校將已撥部分支配。再三商酌始由九校借撥一部充教部費。蓋政府之窘。當以此次爲最也。顏惠慶十三日避西山。將宣言下野。稿已擬就。十四日孫潤宇送西山呈閱。大致聲明前此出而任政。係維暫局。今吳張兩帥不日來京。會議政局善後。自有協定辦法。以意度之。顏惠慶爲維持體面計。或將勉強開一次閣議。再行宣布辭職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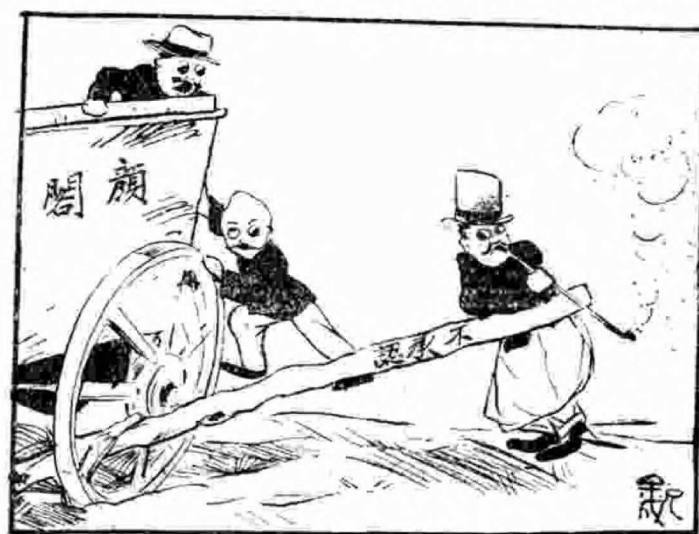


▲國會問題。津議對護憲大有爭論。國會恢復。當非易事。然舊議員應集保定。吳景濂連日與各議員會議。決日內入京。自由集會。籌備選舉總統。且有舊議員十餘人。十四日竟謁王士珍。請出任總統。等於賣預約券。符定一語。人亦謂吳佩孚意。國會非保留不可。因選舉趕辦不及。元首不宜久虛。決推戴王士珍。副座亦不宜舉現役軍人。希望奉張諒解。

孫傳芳曾提張謇。吳亦贊成云云。然則賄選議員之惟一拿手好戲。或將重演一回。而捧王士珍上台。王氏入其圈套與否。須視其定力如何矣。

▲天津會議。天津吳張代表之預備會議。七日開始。第一日無所結果。八日繼續協商。惟對軍事。有奉任多倫。担任南口。直魯聯軍在後方。各軍餉精自籌。並約定決不單獨與西北言和之說。而對政法迄無解決。張作霖乃電召楊宇霆入關。楊於九日晚應召到津。即偕張景惠鄭謙與張其銓張志潭會晤。磋商政治問題。因有改組內閣之風傳。內閣何以有爭持。

則依然贊成護憲與否之問題也。吳方代表當然主張護憲。謂足以防止循環革命。憲法不良可以修改。奉方代表則謂事實上憲法無實行可能。不如根本推翻。自楊抵津。反對護憲更力。列舉三理由。(一)奉天在執政時代。已自由任免官吏。吳既主護憲。一方亦以平民資格。任命疆吏。均與憲法不符。(二)依憲法。軍費不得超過收入四分之一。今各方軍隊。超過已多。(三)憲法對軍隊採義務徵兵制。事實上決辦不到。實則此皆表面之談。總而言之。奉方決不願吳方捧出護憲兩字以批奉方往日反賄之類。至十日會議漸有眉目。大概不外三項。(一)顏閣自動辭職。(二)不談憲法。(三)軍事合作。十一日下午開末次會議。以軍



宅宴張其鏗。饒行。張其鏗即於十二日晨離津赴保。向吳報告。而楊宇霆亦因事畢。於十二日啓程回奉。所謂預備會議者。擾攘數日。繼告結束。聞張其鏗携產生新閣兩項辦法赴保。(一)由顏惠慶下令任新揆。(二)顏閣消滅。另組事實內閣。就吳方可以承認者而言。當以前說為近。繼任人選。聞先儘直系推選。俟軍事結束。再由奉系組閣。吳佩孚正與顏惠慶密電往返。商定辦法。又聞奉方對政治問題。主張改組事實內閣。顏通電辭

職時。須將「依法復職」四字辯正。而吳方讓步。由顏閣開成一次會議。產生新閣。大概將來結果。預料顏總須開一閣議。始散場交代。亦即敷衍吳之面子也。惟奉方所暗示之孫寶琦。恐不易得吳同意。此外非顧維鈞即張志潭。而財政交二席須奉直平分。葉恭綽大有重長交迫之情勢。內閣改組時。奉派鄭謙。仍聲明不入閣。張景惠則可望以個人資格入閣。至吳張入京。原有十五或十六日實行晤商之說。但據事實推測。恐須延期三五日。蓋奉方託詞感冒。須俟魯張到津一晤。再行入京。而張宗昌則以魯事羈絆。延至十五日晚始偕畢庶澄赴津。參與會議。故吳張入京會晤。究在何日。今尙難言。惟知為期不遠耳。

吳佩孚委任之討賊三軍總司令閣治堂



▲西北軍事。吳佩孚戰興甚豪。為便利指揮軍事起見。在保定設立總指揮司令部。所有南口及大同兩方軍事。均歸該部直接指揮。吳自任為各軍總指揮。南口前線三路總指揮。仍由田維勤担任。四十三日晚抵門頭溝視察。十四日令張段陳陳米各旅。分五路。由大安山、小安山、桐柏村、千軍台、黑龍關、王平口、各口進攻。總司令部設石景山。田布署畢。當夜赴京。定十五日早返三家店。而吳佩孚決先結束軍事。第一路定十四日下總攻。此外並派參謀蘇蔭森往晉。與閻商假道會攻。已妥洽。吳派劉玉春率暫編第八師向大同。魏益三率四

指軍軍事起見。在保定設立總指揮司令部。所有南口及大同兩方軍事。均歸該部直接指揮。吳自任為各軍總指揮。南口前線三路總指揮。仍由田維勤担任。四十三日晚抵門頭溝視察。十四日令張段陳陳米各旅。分五路。由大安山、小安山、桐柏村、千軍台、黑龍關、王平口、各口進攻。總司令部設石景山。田布署畢。當夜赴京。定十五日早返三家店。而吳佩孚決先結束軍事。第一路定十四日下總攻。此外並派參謀蘇蔭森往晉。與閻商假道會攻。已妥洽。吳派劉玉春率暫編第八師向大同。魏益三率四

旅向紫荆關。均於十四日開拔。第二路王爲蔚司令部則移駐易州。策應田軍直魯聯軍方面。則李景林派三混成旅到南口。由榮臻指揮。魯軍俄兵鐵甲車隊。十三日由沙河向昌平衝進。戰數小時。仍回原防。奉方則吳俊陞由山海關經開魯。乘馬赴多倫。汲金純由山海關赴朝陽。經熱河赴多倫會吳。共向南口進兵。綜計前線。奉軍四軍團兩師三旅。吳軍三師七旅。直魯聯軍五師六旅。共約三十萬人。而西北軍亦準備用全力對敵。張之江電令鹿鍾麟担任南口防務。宋哲元担任大同防務。韓復榘担任多倫防務。方振武担任懷來防務。徐永昌担任宣化防務。蓋因歐戰。猶關。何況實力並未大損之國一軍。

▲關稅會議

關稅會議。停頓已久。多傳顏閣將承認二·五附稅。事俾結束。關會以後即可指抵借款。但目前以輿論反對甚烈。恐尙難辦。各國關會代表曾於十日開一會議。事前豫料形勢險惡。但經交換意見後。決定目下維持現狀。其所以險惡。以是日英國全權麻克類氏突然提出議案。謂各國雖與北京政府締結條約。但與廣東政府無涉。故當以視中國有無執行條約之實力爲先決問題。其蓄意破壞。可想而知。而英國外務部亞細亞局長亦謂中國之現狀與會議之繼續進行以多大之障礙。各國故主張從速結束云云。尤足與麻克類之提議相呼應。其實關會而苟敷衍下去。將



來以二·五附稅終了。則尙不如目前由我國自動宣布解散關會之爲愈。可惜當局渴想二·五附稅之餌。方求繼續開會之不暇。決無毅力以出此解散之手段耳。

▲鹽稅問題

鹽稅指抵外債。向由稽核所徵收保管。除抵借外債本息外。餘款再撥交政府備用。此即所謂鹽餘也。然近日各省軍閥。頗多截留鹽稅。若張作霖若吳佩孚以及久已獨立之廣東。無論矣。最近則孫傳芳褚玉璞等亦均有截留。北京使團惟對褚玉璞截稅則促津領團抗議。不知是何用意。英國下院中。連日爲此事有所討論。今節錄其情形。以資警惕。九日英外部次官蘭浦生答復保守黨賴斯之問。謂天津軍閥對於鹽稅之行爲。破壞借款合同。中央政府無人。故抗議未生效力。英政府現止攷慮保障國際合同之其他方法。又謂銀行團存有餘款可抵付該項借款之利息。故英政府可以從容攷慮應付方法。惟每日電報社論謂。銀行所存鹽餘。爲數無多。不敷一年利息。而一九〇八年英法借款。一九一二年中政府克里斯浦五厘借款。一九一一年湖廣鐵路借款。以及一九一三年中政府五厘善後借款。迄今未有他種担保品。此皆蘭浦生所未言及者。若不設法糾正。則鹽稅用完時。關稅亦將不可保。如擔保信物而可公然否認。列強又不行其可能之方法。以迫其尊重國際公法。則歐人在華之尊嚴。外人利益之保障。及外人生命之安全。皆將喪失云云。言外之意。大有促其政府厲行干涉華事之態度。滋可慮也。

▲粵省北伐。粵省當局。以湘事吃緊。故對於北伐籌餉。亦日趨緊迫。國民政府既下令。特任蔣中正爲國民革命軍總司令。轄有八軍。八軍長何應欽。譚延闓。朱培德。李濟。李福林。程潛。李宗仁。唐生智等。將發聯名通電。擁蔣就職。電文已起草。蔣就革命軍總司令職後。將赴韶關誓師。印北

伐宣言傳單。隨軍散發。聞此次北伐。其所取政略。爲打倒吳佩孚。妥協孫傳芳。放蕩張作霖。軍略則主力軍集中贛邊。有機會卽下動員令。援湘總指揮陳銘樞。攻贛總指揮擬朱培德或魯滌平。蔣介石駐韶關策應。譚延闓留守。指揮官則擬定白崇禧七軍。魯滌平二軍。陳銘樞十一十二師。王柏齡一師。胡謙六軍。何應欽一軍。張發奎部十二師。已於十五日出發北伐。兼程入湘。現援軍抵湘者。已有二軍一旅。四軍一旅。桂軍兩團。惟東鎮守徐防之陳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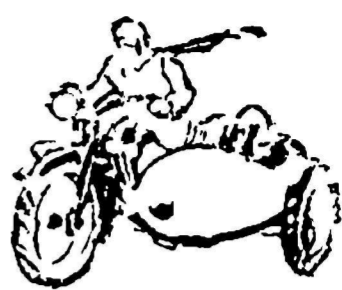
江方面。因周蔭人受吳孫之命。調兵遣將。準備攻粵。故調黃埔入伍生二千。入赴潮汕增防矣。

▲湘省戰事。湘省唐生智得援反攻。桂軍鍾祖培旅追擊葉開鑫軍。抵湘鄉縣屬鑽石山。葉軍四團向湘潭湘鄉潰竄。鍾卽到永豐侯命。李濟琛軍葉挺部佔茶陵城。謝文炳向攸縣退。葉軍既退出衡山寶慶。卽在湘鄉攸縣易俗河三路取守勢。唐生智八日電粵。謂左翼何師報告逆潰退時。沿途毀橋梁。若加派一旅。卽可奪湘鄉。右翼葉團逼醴陵。贛軍退入贛邊。中路敵軍退湘潭。唐生智乃反攻湘潭。據其電粵。謂中左右三路同時大

戰四日。我軍奮勇直前。中右路已達湘潭。不難直下長沙。可見葉方形勢危急。葉乃有親赴前線督師之說。吳佩孚當電派宋大霈士都慶唐福山爲援湘軍三路總司令。彭漢章爲湘黔邊防督辦。令助葉攻唐。實則鄂贛軍隊卽爲吳用而攻湘。而黔軍彭漢章則決不爲吳所餌誘。彭曾致電國民政府。謂已率所屬全部移駐黔東。請政府予以正式名義改編。聽候調遣。第一二三師全體官兵電迎趙恆惕回省。謂戰事擴大。非得鈞座速歸主持。不足以靖湘亂。趙氏則日內在寧。正與孫傳芳協商聯防及湘省問題。俟妥協或卽回湘活動。蓋觀於趙氏致蔣介石電。謂將勸雙方客軍離湘。卽可知其用意所在也。

▲東南大局。蘇魯間謠言。近日漸息。惟孫傳芳定十八日到徐閱軍。不無可以注意。十二日南京有五省軍官會議。大致決定對於各方面所持態度如下。(一)無論何方面軍事。均主以消極眼光應付之。(二)繼續嚴行保持現有局勢。不加入任何戰禍。(三)關於蘇魯剿匪事。決由雙方會同兜剿。但雙方軍隊均不得越境。以免發生誤會。(四)徐海一帶之邊防。由白陳馮三師長及楊廣和李俊義兩部加意扼防。並相機增防。或爲必要舉動。(五)謝鴻勛部加意保護津浦交通。(六)對西北戰事。決取旁觀態度。且不加絲毫表示。(七)電請張宗昌會銜通電關謠。(八)嚴拿造謠滋事者。(九)農長楊文愷以顏閣爲轉移。苟顏閣瓦解。則暫充駐京東南五省全權代表。(十)各部注意夏防云。

▲粵港工潮。粵港間解決工潮運動。近日死灰復燃。九日港商公宴粵商代表馬伯年梁培基。十日兩代表返省報告。謂港政府已定日內派全權代表三人。來省協商。蓋粵政府早已派陳友仁、宋子文、陳公博爲全權代表。請港政府亦派同數及同等權力之代表直接磋商也。



藏游歷險記

西庭譯

法國女子 Alexanetra David-Neel 于一九一〇年奉法教育部命赴印度緬甸等處考察風土十餘年來。徧歷亞東各地。去年春間。更由雲南喬裝潛行入藏。同行者有一青年西藏喇嘛。幸賴彼之助。得入西藏內部。見其地人民之生活情形。頃讀其遊紀述。所經艱險及西藏風土人情。饒有趣味。爰爲譯誌于本報。

「行矣珍重。行矣珍重。」余於此送別聲中。由路折處回首回顧。猶見彼數日前盛意歡迎容登（即同行之青年喇嘛）及吾之西教士。植立門前。目送余行。彼教士於余等前初未有一面之雅。顧吾儕於此萍水相逢。乃備承殷勤款待。雅意拳拳。殊足感也。路轉後。教士之屋。隱不見。余等無可留戀。乃催程前進。時當秋季。白日自蔚藍之天空中。垂照大地。遠近山色迎人。蒼翠欲滴。似預詔吾人以此游必得佳趣者。同行有苦力二人。負行糧一裹。篷帳一具。帳爲容登於裸裸番地所製。以行色如此單簡。在他人或以爲吾等此行。不過一二星期耳。方啓程時。亦僅告村人以作短期旅行。赴附近山間採集植物標本。但實則吾等計畫。乃欲潛行入藏。故先以計遣去同行之二苦力。俾彼教堂中之僕役。

不至以西婦裹糧北行。奔走相告。以阻我行程耳。

是晚吾等露宿於高坳。其地四周爲樹木籠罩。景物幽絕。殆難描擬。惟習於靜居者。身臨其地。或能領會其妙趣耳。遙見卡朋山脈之最高峯。矗立天際。吾於月夜中窺之。巍然如大神。不覺崇敬之心油然而生。實則此山橫梗吾道。爲前途一大障礙物也。翌晚宿於一峽口。下臨渭江。支河流急聲喧。別有奇趣。峽口地曠而幽。兩傍山壁作黑赭色。此行之計畫究如何。當於明日決定。故是晚臥帳中。思潮湧起。此次入藏究能遂意否。彼二苦力能安然離去無所疑忌否。前途須道出羅甸村。吾於該村情形不甚了了。能否由此繞經卡朋山前進。不爲村人所發覺。知吾爲外國人否。凡此問題。輾轉於腦際。久之乃

決不顧一切疑難。仍按原計進行。

次晨啓行。大氣清朗。沿途景物。奇麗無儔。漸行去渭江漸遠。初所經者皆羊腸狹道。漸轉入深谷中。樹木茂密。而氣候頗溫暖。道中有跨馬之西藏商人二。自後越吾人而前。於吾等似未之措意。時吾與容登皆着中國服裝。彼等或誤爲華人耳。然相遇時。吾深恐其窺破行踪。甚志忑不安。惟此後所歷險境正多。此方初試耳。時吾人所經之地。雖仍在滇邊。受漢官節制。外人可自由游歷。但已身入險境。此時幸未爲人窺得。底蘊否則藏中官吏。行將派人沿途節節防守。吾等此行。將半途而廢矣。余等入藏。將假何道耶。吾於此間。躊躇久之。方決隨進香者。沿孔道而行。時當秋季。沿途香客甚多。不免危險。但正爲此故。魚龍混雜。人亦

遂驟不能辨吾之行藏。蓋西藏各地婦女服飾。式樣繁雜。語言各不相同。故有異邦人士。不易辨認也。是日近午。已遙見羅甸村。入村後。幸未為村民所注目。蓋近有美國生物學家。於鄰近攷察生物。雇用人員甚多。村人必謂吾等亦應彼之召者。故無一人注意及吾。此遭不可謂非巧合也。復前行至一地。有小徑歧出。下通山谷。谷中林木鬱鬱。有澄清之溪流。橫梗道前。吾向同行之二苦力曰。吾足酸痛。不復能行。可往溪畔支帳煮茶。稍事休息。遂共紮帳幕。出餼糧飽餉之。遣其一赴左近山中樵木。應用俟其行後。復遣去其餘一人。謂余擬於此勾留一星期。採集植物。將來可於羅甸另雇村人。携運行囊。現不需汝。可返汝故居。既而採木之苦力歸。吾亦以此語遣去之。

吾與容登跋涉於戈壁沙漠及雲南省之間。已數月。所思慮者。無非為如何避人耳目。漸入西藏之事。容登乃一青年之西藏喇嘛。積學甚富。近十五年。屢與吾共患難。遊歷亞洲各地。吾已收彼為養子。此行幸賴有彼。否則不能達吾游藏之目的也。此時時機漸迫。切乃屏棄一切。無須之衣服。並氈毯。亦不留用。於是容登汲水。吾則燃火烹西藏之茶。和以牛油與鹽而食之。此

時一身之外無長物。果成貧困之西藏旅客矣。此行携鐵鑊茶壺湯盆各一。此外一木碗。為容登飲食所需。一鉛製碗。則余所自用。尚有食匙刀箸之屬。貯布袋中。所携食器。盡於此矣。吾等飲食。與通常西藏旅客所進者相仿。以麥粉和牛油與茶食之。如是而已。間亦製羹湯。則行旅中不可多得之佳味也。似此簡單之飲食。餐時



(者立中) 士女法之藏入裝改

需不用刀叉。實則即西式之匙。亦未敢公然取用。蓋吾等方喬飾為步行乞食之香客。食匙一物。固香客所不應有者也。後即為此匙。故幾殺一人。此事容後詳之。

吾等是時已越出羅甸。與卡朋山反向而行。使苦力不能跡吾之去向。尋復折返向山前進。蓋料苦力行已遠。不至梗吾事也。並竭力避羅甸

村而行。取道渭江支流之上游。經一小橋。數武後。復經一橋。較前者稍寬。於二橋之間。不能不經民屋數處。過第二橋後。容登告吾。前有小徑。通進香之大道。吾等於途徑不甚了了。時已夜。午。愈如盲人瞎馬。徬徨數小時。方得羅甸村。於是復過一小橋。再過第二橋。則仍在原處耳。復前行。達一野曠。靜寂之山麓。前有一線山道。迤支路無數。可輾轉入西藏中心。破曉時。至一樹木陰森之處。旁有溪流。容登以一日夜來。未得片刻休息。急欲得茶以止渴。余亦渴甚。然恐是地有虎豹匿跡。則禍且不測。故不敢逗留。且深欲遠離羅甸。免多生枝節。但此少年喇嘛已疲不能勝。遂偃臥濕地上。余不獲已。入林中覓柴。木容登飲熱茶後。竟酣然入夢。余知此地危機四伏。多留一刻。則減一分前途成功之機會。因促容登起行。直至旭日漸升。恐為人見。始匿身於林中。是時晝伏夜出。狀乃如鼠也。林外牧人放牧之聲。歷歷可聞。惟不能見耳。俄而對面山坡上來一樵夫。且歌且行。天趣盎然。固不知吾等因彼近在咫尺。慄慄危懼也。

日落後。復啟程前進。故與行人相避。免遭駁詰。防應對支吾。且生他變。後吾等止於一小石坊之下。坊係藏人所建。用以誌宗教奇跡及先代

喇嘛之言行者。此坊所在地。即吾等前經之小徑。與進香大道銜接之處。大道甚平坦。此後行旅。逐較安適。沿途至此。迄未遇一人。洵幸事也。此後所念念者。即是否能安然過多卡道之一問題。過此則途徑縱橫錯雜。西藏進香之客。多於過江之鯽。當地官吏。於此輩不屑一顧。吾等可難入羣中。如滄海中的一粟。人不能察也。

是日愈渴不能堪。苦况較昨夜為甚。俄而見一山澗。有小橋橫澗上。勢甚高拱。容登不能耐。即欲立趨其地。就溪而飲。彼謂自昨夜以來。未進滴水。若坐失此機。後此更不知何時方能覓得水源。則不如暫憩於此。吾雖珍貴時間。至是亦望小憩。惟猶不敢於道上燃火。此時忽聞有人呼喚聲。大驚。謂回顧見一男子。以餘燼見賜。作為引火之物。並擬以烹就之茶相餉。吾等默不敢聲。頃方操英語答話。得毋為此君所聞乎。旋又聞另一人作聲曰。汝等果何許人。何為行於夜中。吾等於黑暗中。但聞聲而不辨其形。惟知聲來自樹上耳。容登即前致詞曰。吾等皆進香之客。惟不堪此間之炎暑。畏陽光蒸曬。故於夜間繞此神山而行。君等又伊誰耶。則聞空中作答曰。吾等亦香客也。吾即中斷其詞曰。然則同志也。而今別矣。吾等尚擬潛行。俟覓得水源後。

當結營宿於彼間。

行後經數小時。未見滴水。吾疲不能支。整躡前一身如在夢中。至不能舉步。乃不得不止息於道左。實則其地至不宜於結營。山石嵯峨。寢時轉側不安。次日晨曦初動。即肩行李上道。穿林而行。吾等未得飲食者。至是已二十四小時。此本西藏旅客所常有。惟吾等尚未習於此。今

藏遊道中



茲初試。倍覺枵腹難受耳。此時吾衣中國長袍。蓋外人之旅居藏地者。無不從中國服飾也。私計此後所遇者。當大都為進香之客來。自西藏各地者。西藏之比邱尼極多。數當以千萬計。長年周游境內各地。朝拜神佛。此輩非僧即尼。亦有貧無立錫之地。專賴行乞度日者。惟大都在

其故鄉。有一小小家庭。勉足溫飽。一切奢侈品。則無力購備。譬如作長途旅行時。無力備馬。但徒步耳。有啓行時。囊空如洗。不名一錢。沿途專賴慈善家之布施者。有積得數錢。備而不用。以俟危迫時。備萬一之需者。亦有財力稍厚。足以自備普通糧食者。凡喇嘛若能誦讀經文。施演各種宗教儀式。更能為人祛邪魔。卜運數。則衣食無虞。缺乏。且可有餘資。作為積蓄。曠數月不出數行。乞是乃西藏喇嘛之特有益也。

野

容登者。喇嘛中之傑出者也。凡一切誦經持咒之事。為喇嘛所應知者。彼無不嫺習。於入藏進香之事。頗俱虔露。誠吾為其老母。感其誠贊。遂偕之入藏。吾一生浪漫情成。好遠游荒野。以探險為樂事。喇嘛入藏時。屏絕一切

宿 僕從馬匹等物。一身之外。了無長物。隨興之所至。信步所之。尤與吾意相合。而今思之。似此生涯。實一生所最引以為樂者。惟吾一外國婦人。至西藏內部。必至動輒得咎。是日食饌。糧及牛乳茶後。遂易西藏服裝。容登戴紅帽。着僧衣。與在寺院內時無異。吾則前曾在西藏東北部阿姆多旅居二年。繙譯西藏經書。故於

其服飾素所慣習。吾衣喇嘛服。服作深紫色。而緣以金黃色之窄邊。並裹山巾。前於阿姆多時。未購得風帽。今沿途所經。各村亦無有備此者。故迄未得一帽。即暫以頭巾代之。所着鞋係途中所購。與藏人所御者無異。惟黃色之髮。頗足引起土民疑駭。遂以中國墨塗之。復戴耳環。抹脂粉。視之竟宛然一西藏婦人。吾之化裝。可謂神似。日出後。即結束行李。穿林而出。至是儼然爲西藏人民矣。

翌日晚間至一地。大樹斷天。樹蔭下清泉隱約可見。風景幽蒨無倫。遠矚其址。如一巨廟。蓋樹枝錯雜如堵牆也。地上時尙有爐火遺跡。可見以前香客慣結營於此。時當秋季。落葉積地上。厚寸許。或一天然氈毯。而枯枝尤俯拾即是。故不勞探覓。立得燃料無數。供烹茶之需。容登赴左近河邊汲水。凡二次。似曠野之地。復當夜深之時。處境實極危險。故吾令彼獨行赴河邊時。沿途朗誦藏經。俾即有虎狼窺伺。亦當聞聲而逃。其時處此深林中。覺環境奇特之至。如在另一世界。不禁起遜世之想。遂亦學步西藏隱士朗誦藏經。時若有人見之。必以吾爲該地之比丘矣。

羅甸村樹林之情狀不同。夜景之奇特。至于不可思議。月光篩樹枝而下。成種種奇狀。森列于前後左右。而怪石嵯峨之中。往往見有火光。卽之又不後見。暗中時有模糊之黑影。幢幢往來。又聞有音樂聲。如是種種怪異。至次晨日出後。遂悉化烏有。但見當前者爲一谿谷。遍地白霜如雪。遙見山頂。怪石羅列。又其石叢中有小屋。窗牖門戶。無不歷歷在目。初以爲喇嘛所建。將隱居于此者。行稍近。方知非人造之屋宇。凡此狀態。無不出于自然。吾恐遭行人疑駭。未能親登山峯。探此奇境。深爲懷喪。其時以爲不久可盡此山道。遂鼓勇前進。但此道盡後。又一谿谷當前。仍未能卽入官道。幸見有亂石一聚。可以隱身。遂相與隱石後。稍休息。石旁有松樹。樹雖山亦足藉以自蔽。不無小補也。吾等由石後仍可見此奇秘之石屋。吾頻頻注視之一。若其中果有僧侶隱居。吾前居藏數年。于西藏一切宗教神祕。無不洞悉。此次于此石屋。則不能深悉其底蘊矣。

吾等漸行漸與大道相近。但沿途迄未遇一人。實則此途係香客出沒之地。旋折入卡朋山一小徑。其地約高一萬八千餘呎。適當大風之後。斗聞鈴聲。驟然。見男女香客成羣而至。相見後互通數語。卽相率繞山頂石塚而行。是乃西藏之風俗。如來客行裝輕簡。故行時較吾等爲迅捷。吾等分道繞山而行。旋遇彼等于一峭窄山谷之下。方羣坐于樹下飲茶。此時吾等必止步就餐。否則與流俗相忤。余四顧擬覓取樹枝生火。但香客甚和藹。見喇嘛容登。遂引爲同志。邀吾等共飲。吾得靜坐領略景色。甚怡悅。遙見卡朋山之高峯。積雪盈巔。與蔚藍之天相映。至爲奇偉。但諸香客則無暇注意及此。互相談笑飲啖。吾則貪看景色。渾忘與諸人應對。不知似此癡態。易啓人疑。遂有數人突詢吾何爲。容登曰。吾母方默禱天神耳。且言且以茶置吾前。示吾勿作此失神之態。有一婦人猶有所詰駭。容登恐多生枝節。遂告以吾深研佛理。爲道局之女巫。于是人人向吾注視。似加崇敬。以前但以麥餅清茶餉客。至是其領導者特予吾乾肉一方。以示優崇。蓋藏民以爲女巫能使魔術。有拂其意者。禍且不旋踵而至。故敬畏彌甚。後彼等卽匆匆收拾行囊。離去。蓋視吾等如鬼神。敬而遠之也。吾見彼等舍吾而去。大樂。此正吾所求之不得者。

次日。見阿伯登村相距約數里。前漢人常駐兵於其地。今則已成西藏驛站。至是將別去曠野。

之山林。入人烟稠密之村落中。其地略有田園。廣數里。此時若仍夜行。則爲村人所見。將生糾葛。吾等以爲若能於黎明時。越過此村。實爲最上策。蓋藏人往往於此時啓程也。遂決按此策而行。晨間入村後。壁屋內有語聲。吾等大驚。遂沿村邊而行。及日出後。方知應順河流而行。今則溯流而上。愈行距目的地愈遠。而此時村人已漸出耘田。多留一刻。即多一分危險。不得已復折返。重經故處。聞屋內猶隱隱有語聲。見一窗已洞啓。窗內爐火歷歷可見。而圍爐者則縱談不已。無有注意及吾等者。此時方自慶幸。以爲可安然過此村莊。忽又見山麓有田舍一簇。吾更不暇細攷其形勢。但捷行如飛。先是長行時必容容居先。吾隨其後。俾路人不至注意及吾。不至窺破吾之行藏。至是因時機急迫。亦不復計及此瑣瑣。逕越容登先行。但期速過此要道。但欲越過此村。頗非易易。吾等遂止於河邊。匿巨石後。擬於此暫事休息。於夜午時。向村前進。自所匿處見男女行人。由西藏東部及北部來者。魚貫而行。皆欲入村。覓旅店寄宿。亦有如吾等止於道左者。見數人方烘製麵包。吾等則無麵粉。無可烘製。擬向彼等轉購少許。容登前與情商。但彼等所餘麵粉已無幾。擬留以自

用。容登遂與彼等閒談。擬於談話中略探此地之情形。久之。容登而歸。吾則就河邊濞手帕。移時一旅客來。謂彼家庭中方與人因故涉訟。請喇嘛容登代卜其前途能操勝算否。容登服喇嘛之裝後。在途中行道。此尙爲第一遭也。數年前吾等游歷西藏北部時。吾服華麗之喇嘛女裝。有村民來請吾爲之祈福。其時半由命運。半由於吾之誠虔。凡所預言。竟有一二奇驗者。有請吾治病者。亦往往應手而瘳。而今思之。此境已如在夢中矣。

吾等至河之左岸。見景物與前所見完全不同。山徑崎嶇難行。若久無人跡者。峭壁有高至八百呎者。仰視但見青天一線。吾等則如在洞中。兩邊山石上刻有佛像無數。有作沉思狀者。有作欠伸狀者。有弩目者。有低眉者。一望無盡。尙有經文。刻於像之兩邊。吾左右徘徊。誦讀經句。別有奇趣。俄而窄道忽轉向。斗見蘭克格拉村。卽近在咫尺。此時雖已曠暮。但不敢折回。恐已爲村人所見。則避村而行。將啓人疑。遂決於該夜擇一暗陬寄宿。不復折返。容登擬乘機購取食料。蓋吾等所食。猶係自雲南携來者。業已經十日。食品漸將告罄矣。容登入村購辦食料時。吾蟄伏於厚衣中。佯作睡眠狀。以避行人窺

探。

容登入村後。首先遇一喇嘛。一見容登。卽引爲同道。盛表歡迎。傾談數語。知彼此屬同一宗派。愈相親暱。喇嘛並附設一小雜貨。售賣香燭經卷等物。容登見其書架上列經卷甚多。遂得主人同意。取一冊朗誦之。主人盛讚其誦讀音節之美。遂詢其他經卷亦能誦讀似此流利否。答曰。能。喇嘛意興發。卽強令容登往取行李。宿於彼間。容登告以尙有老母。彼謂可另備潔室。供母寄居。容登堅不允。告以吾已熟睡。不如勿驚擾爲佳。於是喇嘛不得已。遂吐其隱。蓋堅邀容登留宿其家者。因於容登尙有借重之處。先是有數村人造其廬。因親屬逝世。請喇嘛爲死者誦經超度。此舉之酬金甚豐。惟喇嘛於誦經非其所長。恐有舛誤。將爲村人譏逐。方在躊躇中。忽遇容登。見其誦經時音韻鏘然。遂思利用之。爲己之替身。請彼勾留三日。一切飲食。由彼供給。而容登不可。佯謂此次與大隊香客結伴同行。現已落伍。故不可再有羈延。但此狡獪之喇嘛。意猶未釋。次晨復來。喋喋不休。吾恐與彼晤對過久。行蹤將被窺破。乃聽容登與之接談。獨赴左近遊歷約一小時之久。似此跋涉。專爲避喇嘛駁詰。不覺已而爲之也。(未完)



曲譜續

二北

道光間合肥趙對澈野航有小羅浮館詞四卷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論之頗致不滿詞後附雜曲數頁余覺鬆藉入彀詞曲信不必同工也沙河感舊雙玉供云「東風吹透杏花兒開遍牆頭撲征衫細落輕塵理吟箋碎碾新愁乍清明時候又節次閑情拖逗亂紅無語上簾鉤釵影誰家動畫樓」頗似明人王伯良馬上遣興金絡索云「春從別後拋人在天涯老滿路黃沙不住的鵲鵲叫斜陽上樹梢晚風號攪亂情懷千萬條說甚麼十年夢斷邯鄲道只今日老大愁經豫讓橋情絲套幾時碎却情鋼刀儘著他曲唱紅玄淚滴青袍我啊祇自按伊涼調」亦復情韻刁騷不落凡響余曩見野航題瓜步峭帆圖畫眉序尤工云「十載住揚州贏得紅橋一杯酒對青溪幾曲笛人居處淹留準來生結上根由把一縷魂兒銷透如今啊扁舟來往淒涼候看江帆面而懸愁」今全詞則散見集內出揚子江出隊子一套中未知何故

清末有號藐廬者未詳其名姓作新萬古愁曲刊小說月報于歸玄恭原唱諸調未曾全用蓋未見足本也其才氣雖視玄恭為遜而憤慨淋漓處以所寫為晚近世變愈令讀者慄慄汗下起調初拍之前半云「世事糊糟問那箇半張人道甚麼五洲國都染的是血和膏甚麼萬國史都塗的是肝和膽」出語沉痛氣勢亦足以籠蓋全篇以下五調分叙歐美諸邦立國興業之史以鈞天樂叙德與美者為尤酣暢「更有那小普王沒來

由把虬髯膠赫然一怒如虎虓便攙了三十六聯邦稱帝號當日將相俾毛鐵血雄驍到如今留得陸軍榮譽殺人利器克虜伯砲更有那莽農夫倡獨立把花旗招八年血戰邦興造便脫了英吉利羈絆義聲昭可憐林肯放奴宣義憤只落得南北兵連慘禍一身遭更說甚麼門羅主義無侵暴到如今也不免佔取箇斐律賓檀香島眼看他巴拿馬運河成功了一手把太平洋裏的霸權操指望那中美邦交締結牢還在你把華工禁約勾銷早」以下變拍云「廿世紀風雲攪強凌弱大侮小你看他攻守同盟縱橫形勢連雞好那其間更有乍合忽離的瑞和腦異種聯邦的匈和奧急流猛進的班和荷乘時脫縛的羅和保賣淫狐媚的矮焦僥革命蠻殺的苦華僑都趁著那歐風美雨混亂逐波濤那顧他黑奴紅種沒處找窠巢波蘭呀埃及呀還不了亡國債印度呀猶太呀穩做箇奴才料安南緬甸呀琉球呀朝鮮呀永端做了吳宮沼此起彼仆龍蛇擾弱肉強食虎狼抄那管得他們的興和亡也記不得這許多名和號」前半叙諸小邦煞費剪裁後半叙諸亡國亦各如其分結語雖襲原唱直爾穩稱繼以飛龍索龍尾吟兩調回叙我中華本摯愛之忱述傷痛之事汨汨紙上俱成血淚殆已入全篇精粹部分矣「惟有我神州古國炎黃造開化文明早驅夷狄逐蠻苗迄今開國五千年擁有同胞四百兆看那長城巍巍萬里連綿限胡哨你看那長江滾滾千脉朝宗入海潮唐虞周和漢文物聲名冠幾朝堯舜孔和老道德文章軼三教（原註云指耶穌回）還有那穆滿贏政漢祖唐宗武功赫赫耀耀真箇是南衝瘴海標銅柱北碎冰崖試寶刀」誰知道滄桑變風波開赤帝子夷臺皂碧眼兒逞天驕雅片一戰便送掉了南陲隄尼布一約更失却了東隅早圓明一炬燒烽火三邊擾那倭人兒也割取我臺灣島那捲髮兒更橫奪我膠和澳拳禍興教

堂燒暗款動盈數百兆。到如今只贏得滿地。染腥臊。蛟龍泣訴一時朝。野昏曠。愚昧爲渲染最勝之處。一痛痛痛痛。只痛數千年的神明胃。奇。痛。失陷在泥犁。痛痛痛。痛。只痛數萬里的神皇。沃壤都淪做了。供獻料。痛痛痛。痛。只痛那沒心兒。依然是處堂燕。雀安淫樂。痛痛痛。痛。只痛那賣國奴。沒知道那覆巢完卵。終難保。招狐羣。樹狗黨。黑夜裏。胡吹牛皮。拍馬。毘白日裏。招搖醉心的是金錢。鷹爪。眩眼的是紅纓。狗帽。便見了一般太監們。也值得把他做箇親爹。叫更對著一般洋人們。都大家沒計較。霎時心膽搖。更有那一般趨時識勢的。趁著了這風潮。鈔幾句憲法的。熟套掌著。那大法螺。話兒向人前。噪獻不迭。門金。門包。刮不盡民脂。民膏。應廷。試似。螞蟻兒。爬。爬。爬。熱。熱。熱。門。門。門。似。走。走。走。狗。狗。狗。鑽。鑽。鑽。落。落。落。說。說。說。改革。改革。改革。好比。盲人。鬧。鬧。鬧。談。談。談。目。治好。像。羣。兒。吵。真。箇。是。上。下。相。蒙。大。家。都。把。一。箇。假。面。罩。此。一。曲。謂。爲。今日寫照。有何不可。祇須將太監們三字。易去耳。濫權誤國。代有奸慝。獨怪舉國之人。知有權。伏而不知有制。裁長養其威。甘聽宰割。奴性一若天。成百世。不見其易。真可爲痛哭矣。大拍徧煞尾云。一。老。天。醉。癡。人。笑。社。鬼。謀。國。魂。叫。歎。風。漂。雨。漂。看。沙。淘。浪。淘。聽。人。號。鬼。號。枉。文。豪。詩。豪。悶。來。時。誦。幾。句。蒙。莊。楚。騷。興。到。時。要。讓。比。英。莎。俄。託。效。顰。學。步。君。休。笑。倚。聲。拍。曲。誇。才。調。仿。這。幾。句。前。人。的。老。套。且。把。這。世。界。重。重。的。黑。幕。揭。作者自負殊。不小。竊恐黑幕重重。與世俱進。終不勝其揭破。僅僅揭破。仍無濟于事耳。玄恭萬古愁。曲近有趙氏又滿樓刊。用長洲黃鈞嘉韓校訂本。篇幅最爲。完整。但所據各本中。初拍放拍之類。名目雖各異。而詞則互異。鈞天樂。飛。龍。索。等。名。目。且。不。一。致。全。曲。套。式。牌。名。界。乎。唐。宋。大。曲。金。元。套。曲。之。間。究。竟。玄。恭。有。所。本。抑。出。于。自。創。其。樂。是。否。在。南。北。九。宮。範。圍。內。沈。釋。堂。謂。清。世。祖。見。此。曲。大。加。稱。賞。命。樂。工。歌。以。侑。食。當。時。樂。工。又。究。竟。如。何。製。樂。誠。一。疑。問。也。明。末。徐。樹。不。識。小。錄。亦。載。其。詞。不。及。黃。氏。訂。本。但。字。句。詳。略。互。見。大。拍。徧。竟。較。多。中。幅。六。句。而。首。四。句。識。小。錄。又。闕。茲。記。其。詞。如。次。一。春。水。生。桃。花。笑。黃。鸝。鳴。竹。影。交。涼。風。吹。纖。纖。月。色。照。寒。袍。彤。雲。布。花。飛。綽。約。

點霜毫。倚梅梢。柳梢。玩花。飄月。飄。臥僧寮。佛寮。步山。椒。麓。椒。看日。高。月。高。掛詩。瓢。酒。瓢。對松。濤。海。濤。任。意。逍。遙。物。外。遊。遊。動。破。塵。勞。跳。脫。煩。惱。到。頭。來。無。些。兒。半。愁。半。惱。真。箇。是。大。海。龍。凌。空。鳥。翻。身。兒。直。透。出。碧。雲。霄。倚。便。有。銀。青。作。餌。金。紫。爲。綸。恢。恢。天。布。網。密。地。張。羅。釣。吓。吓。吓。我。朱。先。生。擺。尾。搖。頭。再。不。來。了。一。缺名筆記。載女伶朱四芬度曲事。頗妍媚。雖不如前錄馮吉人錢美恭事。之。諷。時。濟。難。有。關。世。道。但。亦。資。聲。樂。家。之。考。鏡。蓋。樂。之。至。者。罔。不。動。人。之。情。既。動。人。之。情。則。樂。中。必。先。自。具。一。種。至。情。而。且。必。寫。露。露。致。故。至。情。之。表。見。聲。容。自。然。相。應。相。會。雖。欲。強。制。其。一。端。亦。有。所。不。能。尋。常。歌。而。不。演。或。演。不。應。歌。者。殆。所。歌。之。中。未。必。有。真。情。或。有。而。未。必。至。或。情。至。而。所。以。寫。露。之。者。不。盡。致。耳。筆。記。曰。癸。辛。雜。識。續。集。載。高。疎。寮。守。括。日。有。籍。妓。洪。渠。者。慧。點。過。人。一。日。歌。真。珠。簾。詞。至。一。病。酒。情。懷。猶。困。懶。使。之。演。其。聲。爲。病。酒。而。困。懶。者。疎。寮。極。稱。賞。之。適。有。客。云。卿。自。用。卿。法。高。因。視。洪。云。吾。亦。愛。吾。渠。遂。與。脫。籍。而。去。道。光。時。都。中。有。蘇。旦。朱。四。芬。者。年。十。四。與。微。旦。中。至。美。者。劉。愛。紅。並。稱。第一。花。因。劉。長。一。歲。人。又。呼。朱。爲。亞。紅。有。倪。姓。者。入。都。應。京。兆。試。狎。之。一。日。開。筵。宴。客。會。朱。佐。觴。柔。情。綽。態。四。座。盡。貽。命。之。歌。藏。舟。劇。山。坡。羊。一。曲。此。曲。本。哀。感。者。起。句。即。曰。一。淚。盈。盈。做。了。江。干。花。片。一。朱。慮。聽。者。不。歡。櫻。喉。乍。啓。一。笑。嫣然。客。有。褒。周。郎。癖。者。乃。口。占。一。絕。調。之。曰。看。花。燈。下。愛。花。明。花。爲。人。看。花。有。情。粉。面。春。風。年。十。四。樽。前。笑。唱。淚。盈。盈。朱。曰。殆。謂。歌。此。曲。不。應。笑。耶。因。又。唱。跌。包。劇。紅。衫。兒。一。曲。嫩。喉。淒。涼。神。色。慘。至。合。座。仰。聽。不。覺。泣。下。倪。至。挽。其。頸。勿。令。再。唱。而。前。客。亦。傾。倒。備。至。矣。聲。色。惑。人。真。無。所。不。至。哉。按。山。坡。羊。屬。朱。佐。朝。漁。家。樂。傳。奇。中。漁。女。郎。飛。霞。以。父。死。孤。零。所。唱。其。前。半。云。一。苦。吓。淚。盈。盈。做。了。江。干。的。花。片。慘。悽。悽。做。了。天。邊。的。孤。雁。哭。哀。哀。做。了。石。砌。中。的。亂。蛩。虛。飄。飄。做。了。陌。上。的。楊。花。捲。一。前。腔。前。半。云。一。戰。兢。兢。做。了。失。巢。的。乳。燕。孤。另。另。做。了。風。鳶。的。飛。線。哭。啼。啼。做。了。無。父。的。孩。兒。苦。伶。伶。做。了。離。下。的。號。更。犬。一。語。語。確。能。道。出。至。情。無。怪。四。芬。用。心。恐。歌。動。愁。生。而。預。以。色。笑。爲。解。也。



崔苻餘錄 (續)

丁耘棘

勉強離家。漸近匪巢。小住四日。父又託。王某說湯賊。減四百元。且交九百元爲留。至此束縛稍殺。魏氏叔阮飽受夏楚。終日不得坐臥。吊樑端。足趾僅及地。或澆以尿。或撻以棘。或以紙煙烙其面。或以鞋底批其頰。焦頭爛額。頤腫齒落。萬般凌虐。備受之矣。四日薄暮。將西南行。自樑釋下。手足若病癱。不能舉。頽然臥地上。雖棒苔如雨。而屢振莫可起也。時羣賊大噪。『借刺刀與我。我能療其疾。省彼伴作死人狀也。』或曰『少待。使其氣回。當可行。』半小時能步矣。乃起行。轉墩指西南。時正陰歷八月初旬。水已歸河。月色如晝。所過村舍。老幼皆聚門首。閒話見賊來。爭讓其家。是夜宿郁某家南廂西間。室爲寒冬豢牛之所。滿壁薰黑。室一隅堆取魚箔數百事。一望而知其家以漁爲生計者。箔葦製。法如竹簾。無席。匪爭取以藉地。室三間中無隔壁。余輩難者固共處。即諸賊亦多廝人。彼僨病疥至夥。而足以使余至今一分一秒之剎那間。猶紀念者。即於此數日內傳染之疥疾是也。

次夜賊惡作劇。懸魏氏叔阮於樑間。屬之曰。『汝爲我守此等財物。有叱者呼我。如背命。毋怨吾人。』彼諾諾。十數分鐘。賊忽躍起。指小魏曰。爾能言爾叔乎。對曰。『尊長之誼。倫常之禮。吾既不幸而爲人。豈乎能。』小魏垂首。賊怒。攔項一擗。吭喉曰。『胡抗爺爺命。』立挾長樑入。置一端逼壁。賊手短繩。叱小魏曰。『來。』此時彼大戰栗。賊乃架彼背壁板上。下肢緣

板直伸。於膝後寸許處。以繩連板共緊束之。而踵下又墊以磚。膝後繩沒入肉者寸許。至。二手則分張貼壁牆。牆有釘。二拇指繫焉。至此彼坐板上。手足不自由。方之西洋刑椅。其厲當百倍也。此刑匪名「坐崗」。

雞鳴喔喔。賊縱二魏耿氏及其他同難者。作肉搏之戰。其有如木雞不動者。則立撻以樹枝。用是冀免一笞之苦者。腿來足去。拳擊臂奮。賊則哄然歡呼。令余兄弟亦加入。余悲塞胸。幾不能却其言。時同難者大呼『渴。』賊連取冷水十瓢飲之。汲汲猶不足。瓢每可容升半。觀此飲量之洪。則肉搏激烈之程度。自能想見。少憩復令戰。吾國鸛鵲。鬥蟀蟋。西班牙鬪牛。不圖於此間。乃觀鬪人之奇。哀哉。

七日東方初白。賊促起就遣。昨晚蔣母家齋銀幣千八百元來。更餘始達。蓋已言妥爲三千五百元。第一枝。而余未之知也。賊以急欲會尤貫忠宋立忠分撥匪徒東北寇東海瀟雲境者。未遑分賊。天明才於道中驢上見之。道直向東北。所過村野皆不識。約五六里。見一標匪黨百餘人北來。合爲一。蜿蜒三四里。匪容大盛。一時後至一堡。識之。蓋郁圩也。予等凡三錮此間。思之不覺黯然魂消。

新合之匪。有女小首領一般。氏綽號大磨天。御時式裝。丰姿俊美。態度嫺淑。而尤長詞令。遠役恆跨小黑驢。八九男子驕從之。其夫巨匪也。早死。遂領有其槍械。備尤宋等劫掠沐易四間。今茲之來。正志氣揚揚。以爲從此

結識湯宜廷。足耀威一方矣。而不知四五日後已作楚囚之泣也。

午餐畢。乃整大隊東北行。道指余鄉。至湯桂林圩。天忽雨。上村避之。余輩中人有八十老者三人。賊頗累其攜帶艱。皆藏此村中。時余不知也。雨霽復進。鞋不能著。盡脫之。自此至余家僅二里。既度橋。再整隊。昔之惟懼大批匪蹂躪余鄉者。今身臨其中。反不若伊時之惴惴也。道過余廬西。相距僅百步。不堪瞻仰。丁遠經湯宜廷。溫兆廣三賊便詣廬。『催廠』。余大懼。不知家人逃已盡。蕭然徒四壁。旋知予舉家已遷宋圩。避居岳家矣。不數武。瞥見一新塚。蓋伯母瘞所。然相去路已遠。求臨墓一哭而不得。悲哉。

北鄰周村。不見一人。室俱空空。

不二里。日銜山前。抵周圩。賊知圩有土造單筒二枝。恃其衆。逕往索之。余等被十餘賊控待村東池畔。但聞槍聲緊響。久不下。圩東多貧者居。予等遂住范某家。時羣賊索槍不得。農場草堆東南敵樓皆起火矣。圩主登敵樓。村人力爲之助。槍發一賊中彈倒。烏合遂却走。湯賊立令連夜攻取。旋又傷二賊。有賊於村中尋得劍刀鐵刀數事。磨之使利。舉而誓曰。『我必砍圩主以此刀。』余觀賊氣之壯。勇猛之攻。竊嘆周桂連氏從此無難類。傷三賊正所以速其亡也。戰少頃。賊叫號曰。『又弱一個矣。』羣呼譟急。問誰隱約似曰。『紅點也。』俄大雨如注。側耳聽之一片殺聲。賊呼曰。『當速攻。無使乘間逃。』時夜黑如墨。伸掌不辨。賊亦怯弗敢梯攻。乃罷以俟天明。

余憶於跋涉。醒時雞已三唱矣。賊有獻計者曰。『圩中一夜傷吾七人。此中必有能人在。且所發盡火砲也。然可乘曙色中襲之。苟於圩西以土砌一短垣。越堡壁入。則大事定矣。』衆皆然其說。才部署。卽爲圩內見洞壁迎敵。而短垣之工未及圩洞已先穿。砲發賊子耿大癡飲彈矣。賊大失望。

然猶酣攻四小時。村中人無大小。悉避圩內。是晨余腹餓。不得食。顧已爲恐怖充滿。日將午。炒玉蜀黍麵聊果腹。無湯攪和。乾嚥數口而已。時賊聞東南將有連莊會來。乃鳴警笛。『下灘。』『下灘。』者。退之謂也。中傷賊俱臥繩牀上。二賊共昇之行田中。一足一水洞。余輩男子猶可行。而彼孱弱之纏足小女。則舉步爲難。賊又殿後促奔。落伍者立決命。東一里外始有村曰可憐。方傷賊昇不及半途。一彈颯然過。二昇者速奔抵可憐村。若牛喘。周圩圩主倘於此際。出堡痛擊。雖余等亦或不免。而賊之死亡者。當不知增加若干。可惜。可惜。

小憩西北向楊村。楊村位周圩北。原可直達。只以空野無所蔽。乃繞道可憐。過楊村。道中血點殷然。余不知傷賊當此呻吟之際。作何感想也。至崗橋園得早餐。時約下午兩句鐘。余以餓極。食反不如常。甫住口。足又就道。東北地漸窪下。多行潦。陽光不灼。賊委鞋笠滿路。更進有水漫田。淹餘高粱。搖曳其中。間有倒垂近水。微風吹來。點點帶水。亦若悲哀者之淚。此時已入東海境。俄見前隊一賊股中劇傷。答然跨驢背上。爲昔所未見者。余不敢問。水塗既盡。一河橫目前。緣堤北行。見堤西一墟墳起。式正方。任何人一望而可斷爲人家舊址。賊有曰。『昔吾蕩斯圩。何其快歟。顧東北行。所過村宇亦如是。』原此墟故仇氏殿揚居。光復後築園自固。民國六年爲匪攻下。殺三十餘命。所有僱屋皆無幸免。今冤沉恨埋。十年於茲矣。由陸口渡番微河。東向東西圩與陸洪寶合。陸聚二百餘衆。久據此間。性亦殘暴。六時抵圩。宿李氏家。次日紅點死焉。然而匪勢並不以減。此時烏合者達七百餘人。大有屠宰東海海南一市之心。然後東入灌雲境。順鹽而河北下。伊山克板橋陷新浦。時蘇浙戰方酣。齊魯元需兵孔殷。亂賊湯某利用機會。率匪徒受齊招撫。藉以階進。故簡邀湯尤宋諸賊來此。

當賊大出劫之際。爲余在匪中二十三日來至可喜之事。而亦爲余嘔嘔墮地二十二歲來至可傷之事也。王連生偕二僮僕資贖余兄歸國。余父母知此役戰必激烈。無間晝夜。籌款踵至。惟恐余兄弟死於槍林彈雨間矣。然以余一人。致蕩家產。即所維繫劫後餘生者之資。且不可得。資既交付。計兄一千元。余一千一百元。忽負心賊丁連經不予釋。告王連生曰。『必毀其圩堡。方縱歸。』王力辨其妄。結果王曰。『此事我自保。如不毀我負責耳。』負心賊堅決不允。非留質不可。蓋此賊用心之毒。乃欲使余家陷於不能復振之地。以免他日與爲之難。于既受二家之屬。自知其責任綦重。乃暗中運動他賊破壞其主張。更餘已妥協。翌晨九月十日。遲明余兄弟悄悄脫離匪巢。臨行將母吳士祥執余手灑淚別曰。『汝兄弟中秋節可問家慶團敘矣。』

吾等不卜何日出頭。煩汝兄弟寄語吾等家。速來取贖。……余以毀堡問題。不久話。乃耳語辭去。然同難之人。艱苦共嘗。別時亦覺難堪。是晨隨王連生至蘇維真家。孫兄岳父也。父及伯父叔父皆在。相見大哭。村中人俱淚下。飯後歸家。閤室淒涼。尤恐賊回。夜眠每不熟。機聞賊子丁連經覺余等去。欲追殺之。幸爲他賊泥。不見害於此賊者。其間不能容髮。聞匪大勝。斗溝一鏖。殘殺百餘命。十一日與劉圩戰。連莊大會。保衛團警備隊齊圍之一戰。敗。倘非尤實忠等掣肘於南。未嘗不可一鼓殲之。猶死其百餘。四方捕獲者亦近百。大磨天與焉。其拋棄槍械財物肉粟亦無算。惟負心賊不死。此恨綿綿無盡期。嗣聞湯賊後曾從淮上某師長。以罪見誅。殆亦所謂報應者歟。

(完)

世界將有大禍之預言

澳洲墨爾邦之預言家希蓋德氏。近日來滬。據稱。一九二七年一九二八年及一九二九年間。全世界將有大禍。上海將爲海嘯所沖毀。而中國尙有數處。亦將陷爲滄海。蓋人類史上最可怖之時期。今將開始。渠云能得真宰直接之預示。往年世界大戰及日本震災。俱早經預道。後卒如其言。渠於一九零八年。即言世界將有可怖之戰爭。德皇將失國。他如此次英國煤礦工潮等。亦曾預有表示。今後之災禍。所被極廣。除中國外。如印度南部。日本。希臘。俄國一部份。法國。德國。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英國南部。愛爾蘭南部等處。並將波及。墨西哥。南美。而紐西蘭將毀爲平地。當有大地震起於北極。延及加拿大。並將波及。墨西哥。南美。而紐西蘭將毀爲止。唯澳洲最爲安全。實際可不受災害。天主教國家將首先蒙禍。以現時代之末日。已臨。世界將有地震海嘯及火山爆裂之危。災禍時代。實開始於一九二五年七月一日。基督教聖經已有先言。而渠亦觀承真宰詔示云云。



評上海三女子

心冷

新人影片公司新片「上海三女子」出演于卡爾登影戲院。此片爲新人處女作。余特往觀。殆完全描寫上海女子生活者。茲姑先介紹其劇情。再抒我見。以與嗜影者同商榷焉。

少女范新蘭。美而慧。母老多病。兄明德任職上海晨報。賴賣文以奉甘旨。一日新蘭知母病已愈。甚慰。弄桌上唱機以自娛。時明德方治小說於他室。聞聲厭其擾。阻妹勿唱。無何明德未婚妻盧筠玉亦來省母疾。且開唱機。明德疑妹故擾。已欲出責之。既見爲筠玉。乃易怒爲笑。新蘭見狀。憤往鄰媼王媽家。王媽方治裝將赴寄女麗雲觀影戲之約。新蘭來。遂邀同往。適麗雲愛人劉偉年至。麗雲欲伴偉年。託辭不去。王氏遂挈新蘭同往戲院。偉年覺新蘭年少貌美。思勾引之。因向麗雲誑稱與叔父有約。辭出逕赴戲院。伴新蘭觀戲。且以情話挑之。新蘭爲所惑。乃定次日之約。

次日王媽偕新蘭訪偉年。約以嬉遊。新蘭恐歸遲受詰。再約明日。明日新蘭僞造同事書。詭稱深夜始能歸。遂往偉年處相聚。共坐涼台。情話適爲麗雲瞥見。大憤。用電話召偉年至責之。偉年不服。悻悻而去。

初偉年之叔父慕陶告劉母。謂偉年揮霍無度。母責偉年。乃將其存款改存于滬東銀行。仍縱情享樂。母不能止。亦不知其與新蘭姘合。

也。二三月後。新蘭發見自己已有孕。訴於偉年。促其預備婚事。偉年悄然不樂。棄之而出。新蘭大慟。乃走告筠玉。

其時筠玉已向銀行請假一月。預備與明德成婚。對擬勝地度蜜月。新蘭來。哭告偉年事。適偉年至。新蘭避去。偉年見筠玉美。又思勾引之。筠玉思從中成全。新蘭之婚事故未却。偉年之請求。偕往舞場跳舞。舞後筠玉託詞頭暈。請偉年至其寓。勸娶新蘭。偉年屬意筠玉。乃書千元支票。贈新蘭令他嫁。忽劉母偕戚尋至。言筠玉不應誘惑其子。筠玉正力辯。間不料明德驟至。見狀憤而歸。亟將筠玉不貞事。及其像片。宣諸報章。

筠玉閱報知婚事已敗。而銀行復停其職。路人又羣誚之。筠玉哭而歸。作書別明德。適新蘭來。遂商決同離上海。越日明德與其母知新蘭已失蹤。亦不勝掛慮。一夜偉年約麗雲舞。麗雲拒之。嗣又相逢於舞場。偉年請共舞。麗雲又拒之。且譏其無賴。旁人亦從而詆之。偉年受激。悔念頓生。

十個月後。上海晨報因負債過鉅。館中人乃設法改組。新舉慕陶爲經理。慕陶任偉年爲協理。升明德爲總編輯。一日適中國與蘇格蘭足球隊在鄉下大球場舉行萬國最後決賽。明德伴同事任紀錫。偶遇筠玉。被邀至其家。蓋筠玉偕新蘭隱居村舍中。已十月矣。新蘭舉

一子。甚珍愛之。其時猛見其兄。驚而避於門後。明鑑入室見兒。益信筠玉不貞事。忿然將出。筠玉慰留不聽。新蘭突出。將前事告兄。明德悟而謝筠玉。悉偕歸上海。越日。設宴邀劉宅諸人至。當將前事宜布。劉母主張。偉年娶新蘭。偉年亦深自改悔。願娶新蘭。但新蘭之心。受創過甚。雅不欲嫁。偉年憤然留書去。筠玉大駭。明德偉年共追之。值於鄉間土崗上。新蘭暈而墜。偉年抱之歸。羣相勸慰。新蘭堅決不允。筠玉乃慨然曰。吾為妹受屈。即思成全此事。今事已成。而妹堅持不願。則吾所身受者。豈不枉哉。且妹有子。若不嫁偉年。則此可哀之孩。將終身成爲無父之人矣。新蘭聞之。大爲感動。乃允嫁偉年。

是劇編者爲吾友。雖肯夫。聞最初題名爲「弄堂情史」。嗣更爲「二姑嫂」。開演之前。又易名「上海三女子」。就劇名而論。予以爲「弄堂情史」爲最佳。而「上海三女子」之名。則殊有抄襲「巴黎一婦人」「上海一婦人」之嫌也。

劇中主要之三女子。卽范新蘭。盧筠玉。魏麗雲三人。新蘭爲小說家之妹。當妙齡年華。初解風情。屢次受愛情之刺激。難免不有動於中。則其受偉年之誘。乃意中事。筠玉爲銀行女職員。自視當甚清高。既聆新蘭受誑之言。允爲設法。時偉年適至銀行。一見筠玉。即露輕薄之態。此時筠玉固已知偉年之惡。乃亦故意買弄風情。引之人彀。而後施以忠告。如此演來。實覺牽強。蓋偉年未至之前。筠玉已欲向行長告假。將與明德結婚。此時愛情熱度。當達沸點。亦決無不揆度自己地位。竟甘與狂僧爲伍。挾赴舞場之理。且偉年伴筠玉歸家。出示新蘭照片。偉年出支票囑轉付新蘭。適偉年老母踪至。嘗爲蕩婦。爲筠玉計。爲新蘭飾過。因偉年而遭誣。殊不值。則此時不妨以新蘭照片相示。持支票憑證爲證。侃侃陳詞。則撮合兩

人婚事。一舉手之勞耳。且偉年母與筠玉爭執。初無叫囂之行。則聲浪縱大。亦不致驚動鄰人。圍觀而起。明德之疑也。至偉年愛人麗雲。究處何種地位。劇中並不顯明。蓋麗雲寄母。專爲男女作勾引。其人格可想而知。而麗雲甘與爲伍。則亦合污同流。且其裝飾舉止之妖冶。亦足減低劇中人物本身之身分。劇中僅寫麗雲浪漫放縱。而不占重占位置。則「上海三女子」之名。當不如逕稱「二女子」之爲愈也。

趙琛之范明德。能描摩著作家之情況。王吉亭之劉偉年。化粧表情攝影。俱不見佳妙。較諸前在明星攝演者。爲遜。蔣耐芳之新蘭。能露天真。楊耐梅之筠玉。表演細膩。韓雲貞之麗雲。則以冶蕩勝。

攝影配光。明暗輕硬不勻。且洗片時尤欠檢點。致麗雲家中一幕。已現裂痕。達數百尺。未免爲新片之玷。繕寫字幕者。亦嫌疎忽。「銀行裏去主一個戶頭」「小孩子養出來來了」「受過三次的女子」都是小病。佈景則舞場遠攝太少。內景窗間玻璃紙。因風吹動。時時褶皺。均足減少劇中之真美。

徵求古今曲集

吾國詩文詞集。經前人之編訂。印行大要。已具。惟有曲集。除劇體以外。至今尙付闕如。茲經鄙人著手編訂。已列目者七十餘種。已竣稿者十餘種。已付印者三種（元關白馬鄭四家集。喬吉集。張可久集）。惟見聞未廣。藏度未豐。簡人力之所及。曷足以盡古人一體之藝。不。由廣徵。何從徧致。用祈海內人士。于所藏所見之明清人散曲著作。或爲選集。或爲別集。若係成冊專書。則函知大概。並附割讓原書。或鈔錄副本之條件。若爲零章隻套。則逕鈔貽原文。亦當具相當酬贈（或已印曲集。或購買該集之優待券）大雅宏達。樂成此藝。巨觀者。幸無吝珠玉焉。任訥中敏啓（通信處揚州牛菜巷）。



愛國專家

凝冰

臨河的一家小茶館裏，到了傍晚時分，黑壓壓地擠滿了一片人。在黯淡的燈光之下，可以看得出這屋子裏的客，大半都是商界中人，不是掌櫃，便是經理，大家聚着閒譚，順便講講生意經，或者有幾注買賣可以成交。

本來大家是來聽說書先生講「三笑」的，可是這位先生，因為去赴縣衙門裏王科長家的堂會，一時脫不了身，所以這班聽客便不免要老等。惟有閒談嚼白蛆，足以消磨時光，他們便紛紛的高談闊論，將屋角裏嗡嗡的蚊子聲音，蓋得聽不見了。

一個花白頭髮鬍鬚的老頭兒，托着一柄水烟袋，搖頭播腦的說：「現在的世界，越不成樣子了。小官，見了錢就往袋裏掏，大官，索性連國都能賣了。國不可一日無君，真命天子不出世，天下不得太平，照這樣子攪下去，不知道要糟到什麼地步？」

一個落腮鬍子的肉店老板說：「話可不錯，不過這幾年的學生愛國，却也愛得不少。別的不用說，就講那愛國中學的校長辛博愛吧，簡直可以說是個愛國專家。隨便怎麼熱的天，在火也似的太陽之下，扯開了喉嚨演說，滿頭是汗，眼淚直流，這點兒本事就不容易。」

旁座的一個禿子，將手裏抓着一把的南瓜子，撒在桌上，也湊近了搭轎着道：「辛博愛真行，你只要聽他講什麼抵制日貨，什麼挽回利權，

什麼膏薪臥胆，什麼五分鐘熱度，說得何等有道理，我聽了他的話，着實感動。」

他們正高談闊論的講着，驚動旁邊一個洋貨店的老板。

洋貨店老板，隔桌子跑過來，問道：「你們是講的姓辛的嗎？」肉店老板道：「是呀，我們說他是愛國專家。」洋貨店老板鼻子裏哼了一聲道：「別說啦，這位先生的事，我都知道，而且不是我造謠言，有真憑實據的。你們瞧，他門愛國，年年總是到五月裏就愛起頭了；這時候，一班學生們省得大考挖肚腸，只要聽見愛國，便過了一重難關。當校長的也巴不得他們時常愛國，一來有些不高興愛國的學生，借著愛國好回家。學堂裏的飯錢便是校長的外快。二來愛國愛昏了，早些放暑假，不但省飯食，而且教員的工錢也好打個折頭。」

這時候大家都有些將信將疑的態度。

洋貨店老板說：「他們愛國越愛越有錢，我們越愛越蝕本。被他們這班愛國家天天嚷着不買東洋貨，我店裏的生意被他搗亂的不成樣子。其實也只會跟我們搗亂，真要見了東洋人，恐怕也不見得會有這樣勇氣。」

「對呀，姓辛的，他嘴裏說是不買東洋貨，他的女人昨天還在我店裏剪了十幾塊錢的毛絲綢回去的。明天小月底，我還預備上門去收賬

咧。

大家談着座客的耳目差不多都注意在這一個角裏。忽然絃子聲音丁丁東東的響了，原來說書先生已經上了台。大家因為要緊要

聽王老虎搶親，周文彬在他妹子房裏做些什麼事，所以靜默得一點兒語聲都沒有，只是微微有些嗑南瓜子的聲音，和屋角裏的蚊子叫，與先生的絃子和着。



新箋 嬰社

醒獅箋 英雄箋 百子箋 進步箋 鸚鵡箋 凌雲箋 愛神箋
平等箋 歡喜箋 美人箋 雙燕箋 飛雁箋 相思箋 簾花箋

裝合種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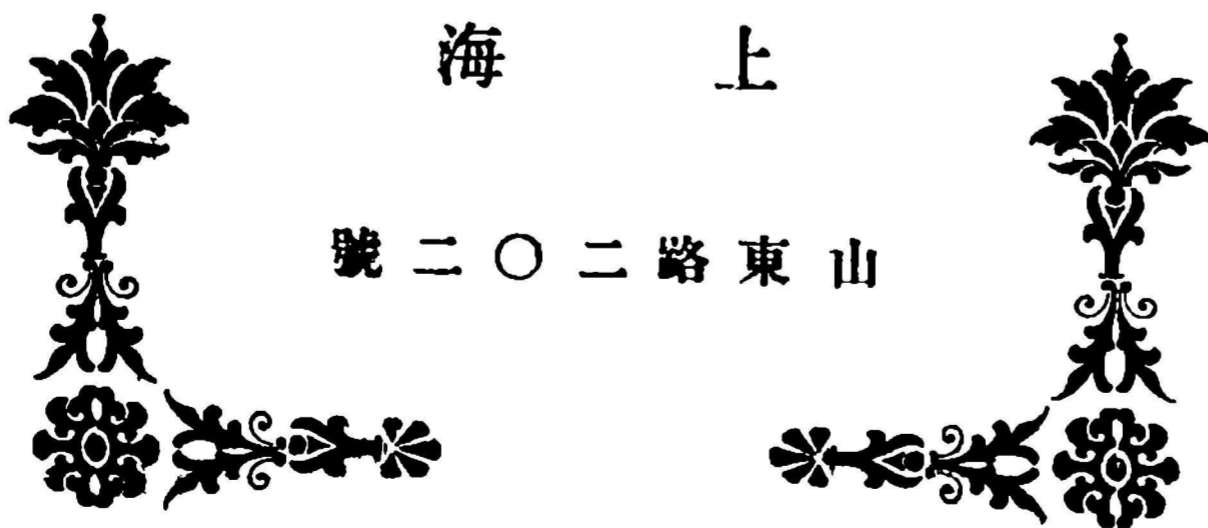
箋合璧

每束 均售 大洋 一角 五分

總發行所

上海

山東路二〇二號





吃飯本領

論 蓀

陸古愚從英國新聞專科大學畢業歸國。他有一位親戚姓賈的。在本國政界中。是數一數二的人物。介紹陸古愚在萬國報社當編輯。職務雖小。可是責任很大。這天陸古愚拿着他的親戚的介紹書。到官運通大街。門牌零號。去見萬國報的社長高倣世。把門鈴一揪。便有一個當差的來開門。見陸古愚穿着一身淺灰色哩嘰夾西裝。戴着常禮帽。把一張名刺交給當差的。便站在大門前。恭候通報。整整過了十五分鐘的光景。當差一

句話不可說。』陸古愚連聲答應。略談片刻。便辭去。他心裏想。自己在英國留學的時候。新聞學教授不是說。全世界無黨派色彩的報紙。舉不出一二家麼。現在萬國報。據社長所談。竟是全中國獨一無二的好報。陸古愚到報館辦公的第三日。剛巧總統選舉出來了。大選的時候。一般軍閥政閥。都用金錢收買選舉人。譬如甲派肯出五百元。買一票。乙方就肯出八百元。買一票。這般選舉人。把選舉總統的票子。當作奇貨。天天講



海上新粧

銳成

魚肚白細花綢作衫。淡暗藍軟綢作襖。褶邊綴袖口及下緣。領邊用空花紗邊。嬌娜小步。若蕉葉臨風。曲盡「動」「靜」之美。

的出來說。『請』陸古愚便到客廳。心裏盤算。社長先生的架子真不小。又整整頓了半點鐘光景。簾子掀處。走進來一位五十多歲的老年人。穿着寶藍緞夾袍。外國緞馬褂。還戴着一副玳瑁邊眼鏡。陸古愚忙站起來。彼此通了姓名。略談談時事。陸古愚問社長先生道。『究有什麼多職務。』社長先生捻着鬚鬚。答道。『請陸先生擔任第二張編輯主任。每天做一篇時評。反正敝報對於任何方面。沒有絲毫關係。言論祇求正大。沒有

價錢。種種卑鄙齷齪的手段。鬧得滿城風雨。這天姓賈的。居然當選了總統。陸古愚便做了一篇時評。列舉總統選舉。不正當的情形。夾叙夾議。約摸一千三百多字。他以為這篇傑作。發表出來。真是代表民意。吐了一口不平氣。并且大可教訓當局者一頓。萬國報社向例。無論什麼稿件。都須經過總主筆李正言檢閱一過。纔交排字房排印。這天晚上。陸古愚編完稿子。便回家了。料想明天萬國報上。這篇時評。定可博得社會上一般人

的同情翌日午刻起身當差的把報送來。陸古愚彷彿對彩票號數似的。急急的翻開萬國大報。急想看看總主筆先生曾否改他的時評。那知他極力經營的這篇時評。竟沒有登載。陸古愚這時心中委實不好過。嘆了一聲氣。這天晚上到報館。湊巧迎面逢着總主筆李正言。原來這位李正言。是社長先生的心腹人。萬國報對於任何方面的關係。他胸中是了然的。李正言拉着陸古愚的手。到總主筆室。便道：「陸先生。真對不起。本報向來不罵政府的舉措。因為我們高社長。和府方要人很接近。所以昨天你這篇大作。沒有用。」陸古愚口頭祇得謙遜幾句。便到辦公室裏編稿子。這晚稿子中。有一條新聞。是載「某國代某軍閣運大批軍火。」陸古愚一想。外國人這種舉動。簡直是助長中國內亂。這是應該攻擊的。於是做了一篇時評。親自交總主筆李正言。陸古愚心裏想。批評外國人的不法行為。這總沒有問題了。總主筆把這篇時評讀了兩遍。向陸古愚說：「文章做得真好。既簡要。又痛快。可惜不好登載。因為某使館裏的外交官。和社長先生感情很好。并且這位軍人。和本報還有特別關係。所以這篇大作。不便發表。」陸古愚很掃興的回到辦公室裏。發完稿子。無精打彩的返寓。

陸古愚在萬國報。做了兩個月編輯了。總主筆的脾胃。大概也知道了。天雖做時評。總是說幾句不關緊要的話。無論任何方面。也不得罪。因為總主筆先生。曾對他說過：「不得罪人。力纔是大報應有的態度。」陸古愚心裏所引為最大快意的。常恨報館和各方的關係。為什麼不給編輯人知道。但是兩月來。陸古愚仔細留心的結果。大約也知道一些了。有一天。高社長打電話給總主筆李正言。由李正言轉告陸古愚道：「某公將任總長。將把某鐵路押與某國借款五百萬。大可痛罵他一頓。剛纔高社

長有電話來。囑我請陸先生做一篇時評。登在第二版發表。因為社會上有許多人。都反對某總長履新。」陸古愚聽了這番話。料想他們又幹什麼勾當。但是自己究竟是人家的雇員。祇得依他們的意見。做了一篇時評。總主筆李正言。又在他的原稿上。加上幾句更激烈的話。明天居然登載出來了。從此陸古愚。很知道他們的內幕了。

陸古愚在萬國報。充當編輯。忽忽已經半年。平日在報館裏。嚴守不預聞外事的态度。祇做總主筆先生的傀儡。總主筆叫他罵阿狗。他便罵阿狗。總主筆叫他捧阿貓。他便捧阿貓。陸古愚有了這個經驗。把留學時代所學的新聞學。都拋在九霄雲外。因為新聞學書中的原理原則。去事實太遠了。他并自己題一個別號叫做「兩可」。寓意是無可無不可的意思。有一天。陸古愚對他的弟弟若愚道：「凡事順着雇我們的主人。做去。沒有不妥的。千萬不好自尊。有時須降格迎合雇主的心理。這纔是在社會上吃飯的本領。他的弟弟唯唯而退。」

金城銀行

總分行 辦事處地點

天津 北京 上海

漢口 鄭州 張家口

通匯地點 國內外各都會商埠均有代理機關

股本 總額壹千萬元 收足陸百伍拾萬元

公積共計 壹百伍拾伍萬元

辦理銀行一切業務

兼收各種儲蓄存款